

真看趣小說百種

小說博覽會

第二集

分館
標

清道心



真有趣
說一百種小

小說博覽會續集卷四

督軍做壽繁華記

飯牛

今之督軍。卽昔之制軍也。制軍則兼轄兩省。督軍則統理一省而已。然其作威福於一省之中。正如釋迦佛。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地上天下。惟我獨尊之概。所謂共和國之官吏。如公僕。百姓爲主人翁。翁試問主人翁與公僕之情狀。若何。豈真世亂奴欺主乎。著者亦主人翁之一份子也。自愧無主人翁之資格。不獲已。抱一枝秃筆。挾幾卷殘書。南朔東西。放眼。看世所見。各都會之謙稱公僕者。莫不雄冠博帶。大纛高牙。每值公僕懸弧誕日。而他處之大公僕。小公僕。候補公僕。並下野之公僕。死而復活之公僕。暨一切主人翁之希冀作公僕者。終身祇堪作主人翁。翁而未許做公僕。夢者。各有

卑禮厚幣駟馬高車紛紛然萃集於公僕壽星輦轂下鞠蹠奉觴學張老
 之頌禱民國一霎條已九年中各省督軍之做壽其繁華富貴寫
 之於冊恐筆笑我妄書宣諸於口恐舌罵我譎言也幸當世君子聞見多
 故敢舉其最近者記之有事猶可徵憶斷不譏我信口雌黃信筆謾罵焉
 六橋三竺山水清幽人物衣冠風流文雅遠方之渴羨江南秀美者莫不爭
 說西子湖頭欲身歷一觀以爲榮故古謠諺有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一語留
 傳千古焉官斯土者若唐之白樂天宋之蘇東坡至今過西冷錦帶橋者往
 往指白隄蘇隄而追思動念也當時居官之清慎勤節概可想見耳今迴憶
 三年前夏秋之交關西某僉督師兩浙目不識一丁字掌却握雙虎符耽耽
 逐逐威鎮東南路人誰敢正眼視當七夕前後關西武夫六十生辰屬下文
 武大小上自省長師旅下止委員差遣人人交相傳說爲督軍慶花甲初周

之喜於是署中添設祝壽事務所量材分派職司專管壽期間一切度支出納猶閱閱人家之有治喪事務所也督署自設祝壽事務所後飾匠粉飾門牕雇僮掃除苔蘚桂紅結綠衙堂愈見顯揚奉政聽差徭役更爲勤奮奔來趨往脚不偃地茫茫然都若喪家之狗

先一日警廳長授意於各區員囑市塵各商店皆懸國徽以昭敬肅歡忱各區員授意於巡長巡長授意於巡士巡士遂以麥柴令箭強迫商民商民不獲已想吃飯伏處於刀鋸之下何敢不從祇得憤氣吞聲而挂五色國旗於檐下也

督軍六十年前之降生日至矣衙門前車馬兵民精於算學者亦不能核其數賓客來則衣冠濟楚金鐘鞳鞳簫管嗷嘈招待員笑容可掬迎入壽堂而揖拜一片頌聲響聞天帝癡想當日禹會諸侯於塗亦不過若是之隆盛耳

無怪人人想做督軍夢也。

各機關及本署人員皆極誠獻媚如清音堂名打山頭灘簧出戲法魔術口技雜耍相聲隔壁戲諸類莫不從蘇滬各碼頭重金聘來以博督軍歡並遣專員赴上海邀老伶工汪笑儂搭班演劇以祝千秋熱鬧凡五日客始散是役也所受賀儀除金銀綢緞古玩不計外現洋約十六萬元有奇賢督軍受人重儀心有所不忍故於酒筵酬酢之時各贈自向江西定製國貨磁飯碗一隻竹筷一雙暗示人人有飯吃之意賀客得飯碗竹筷大家笑忻忻而歸去矣。

督軍做壽合署歡欣鼓舞而附近居民斷絕交通者約旬日小百姓遠兜遠轉叫苦連天彼官家只顧吹牛拍馬誰來管你殺不盡死不完的窮民號寒啼饑耶嗚呼衙門裏繁華富貴街路上短歎長吁。

名妓手寫日記

飯牛翁

海上名妓萍卿。污泥中之青蓮花也。家世清寒。性情超逸。其所以栖身曲院賣笑營生者。蓋有萬不得已之苦衷也。萍卿讀書識字。文藝優長。其香巢在樂餘里。一日過其妝閣。萍卿適侑觴別館。予獨坐少待。狐寂無聊。偶翻亂書堆裏。忽見小冊子一本。展而視之。滿紙蠅頭小楮。乃萍娘五年前手寫日記也。予愛不忍釋。謬學偷書官兒。懷之而悄悄下樓房中。蠢婢不知焉。非僅蠢婢不知。予作雅賊。卽萍娘亦不料。予作雅盜也。茲適魯君雲奇。有小說博覽會續集之刊。特爲抄出一通。以充文料。俾世之讀是集者。得知風塵中尙有此驚才絕艷之可憐人。倘遇憐才公子。訪豔王孫。築筵室。建妝樓。營金屋。來迎我詩弟子。顧氏萍卿。則予將學吳隱之。牽犬入市。賣幾百青錢。添萍兒之奩物也。

十四日晴天。氣清和。薔薇開放。嬌紅可愛。縱橫滿布牆頭。頓覺粉泥剝落之。頽垣絕似石家金谷園。錦步幃也。點綴出於天然。遠勝人工。力午後臨窗。寫皇甫碑。一葉飽飯。腕弱筆勢柔。輒以前兩日所作比較。愧有退步。此豈日長人困之關係乎。入暮獨倚危闌。忽耳畔有嚶嚶嗡嗡之蚊聲。蚊爲夏夜最可厭之物。此蟲一出。又不知要破人清夢幾許矣。

十五日晨起梳洗匆匆畢。作一函致舅父。爲母氏小有疾。盼渭陽之遠來。呼小鴉頭速去購郵票。投入信箱。想十七日可到湖州。舅父見信。卽來。至早至快。亦必二十前後矣。我母手足情深。當將望斷頸骨。延吳醫診治。云是積勞所致。平時略感風寒。致力弱。發作靜養數日。卽愈。無妨不礙也。予聞醫言。心驚一慰。醫去。卽屬阿秀往奚良濟。贖藥海上藥店藥房林立。然最道地者。除却雷允上之外。奚良濟猶屬可靠。其餘專登報紙廣告之仙丹。我不敢相信。

也。母服藥後卽安。臥鼻中咻咻作呵聲。予一日奔走倦。故未讀書寫字。然而大好光陰。又未免辜負此十二時耳。

十六晨起。問老母安否。母云胸腹間較前昨爲暢。予問之。憂悶中頓生歡喜。憂悶者。憂悶我老母之病。延久糾纏也。歡喜者。歡喜我老母之病。轉機痊愈也。十一時。趙氏姨母來。飯後卽去。薄暮三句鐘。郵卒遞到魚箋。剖腹捧讀。知舅父當於二十一日來滬。遂告老母。母亦喜。二房東陳家。嬸登樓來問我母疾。順便索房租。一時手拮据。赧顏復。其月杪清償。陳家嬸念我母病家貧。接口應允。此情不可忘也。

十七日陰雲密布。天氣忽寒。是日正值先父八年前拋妻撇女。飲恨吞聲。與世長辭之日也。嗚呼。老父見背。倏忽八年。此八年中。我顧氏全家五口。流離辛苦。地下英靈知之。當爲扼腕不快。予披夾衣。先詢老母病。母云今日大輕。

鬆思食鴨。臙予大慰。謂母親曰。今日父親死忌辰。購菜時。購一片鴨作湯。可也。予自謂得計。既可祀死父。又可奉生母。一舉而兩善。備亦貧家兒女之苦。心也。午一時祭先父畢。卽以鴨臙奉母親。母親倚枕吃。軟爛之飯。半盂隨吃。隨笑曰。久不進飲食。今日鴨臙何較。昔日之鴨臙有味焉。予意母親雖病久。胃納未衰。定可不日霍然愈矣。

十八日大雨。自朝至暮。無稍歇。檐漏如注。水積街巷。若行潦。家中幸有昨夕之膳菜。否則帶水拖泥入市買物。恐滿身濕透也。午後○時。秦家○○○○送來醬瓜○○○甘蔗○○○根。其餘○○○○○令人感慨○○○○○以上爲萍卿手寫日記。寥寥數行。字句娟秀。整潔。求諸女家。不易多得。細玩其字句。頗有嬰兒子孝養之情形。更爲難之。尤難古賢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內。必有香草。慎弗污泥。中無青蓮花也。萍卿願作飯牛翁。

弟子學詩飯牛翁。掀髯大笑萍兒可愛來。日方長。有無窮希望也。今將其筆墨刊布。傳世。普天下不乏錦繡才子。倘月老有情。早爲結合。才子佳人。歡聯秦晉。則續西廂之尾聲。當爲萍卿唱焉。

騷大姐道德經十二章

老 白

頭髮須剪前。劉海能遮沒。眉毛爲入時。雙目橫波側。視看人。凡小白臉之少年。皆蒙青盼。此爲善知識之道德第一。

皮棉夾單紗。葛衣腰寬袖。短而大褲脚。管則吊過膀。灣撲撲落落腿。無拘束。以便情人之摸索。此爲冠裳之道德第二。

凌波微步羅襪生。塵烟視媚行。美在雙趺而六寸圓。膚白光緻。嫩春嬌一握。原足蕩人魂魄也。此踐履之道德第三。

羅襦襟解微聞香。澤褪露酣胸。軟温剝出雞頭。任人摩挲而撫玩。足令狂且。

魂銷此猶楊氏貴妃沉醉之道德第四。

手索足口索舌三度呼一度納人心如火熾奴心如水平導入薰香洞救出迷魂陣此普渡苦難衆生之道德第五。

纖纖春笋嬌於十指鮮鮮玉藕嫩於雙臂逃昔日污泥面目成今朝香粉肌膚燈下一鉤牕前一握此安人豔夢之道德第六。

攤飯無俚閒步大街輕踏香塵鞋底印淺路人平視學劉楨而形若餓狗耽耽逐逐睛不轉而勢可狼吞騷君體貼入細剔毫茫鑑肝腸故作珊珊緩緩飽人之眼饞投人之心好此對症給藥之道德第七。

靜坐深院如年長日春夏愁暖秋冬怯寒日之夕矣小立門前以排遣好花出戶蜂蝶飛來蜂蝶力弱飛不及牆五色花枝招引度闌此愛人護物之道德第八。

挑燈剔蛾斜倚薰籠有約夜半不來何故戲學鸚鵡之悄罵癡願鴛鴦之同
夢宵使天下人負我我終不負天下人人盡可夫誰善誰惡武三思謂與我
善者爲善與我惡者爲惡此胸有準繩心存主宰之道德第九

打扮齊楚入市辦貨綢綾羅布榛栗棗果物揀頭等價不在乎眉去眼來樂
煞店夥此救濟孤貧之道德第十

嘴裏暈搭搭身上軟披披別樣無所望只顧瞎打趣老爺中意少爺歡喜或
則姘頭稱兄妹或則揸脚作過繼此隨遇而安逢人肯捨之道德第十一
爺娘鄉下到姊妹城外來看見騷大姐頓時才發呆殷勤相握手喜逐笑顏
開主人湊趣添小菜擱開檯子留吃飯此平時感戴之道德第十二
文章有盡形容難窮小中見大頗得威風當竈阿媽背後罵看門老公面浪
凶嬌軀已荷主家歡任汝離間不中用此內中奧妙之道德第十三

閨房之新律令

立 羣

民國以來官場刪除舊習行使新法不用咨文移文而用指令訓令女學生得風氣之先行動自由絕無拘束仿官場之格式佈閨閣之規條俾所歡有所遵循也。

美字第四號

指令某馬路某學堂教員某某

來函閱悉所呈意見似屬可采。特是本女學生近爲家長管束嚴緊不能不稍顧堂上顏面。略盡膝下孝順。所約會晤時間出入終歸抵觸。躊躇再四。萬難兩全。貴教員如有特別妙法使雙方融洽不致決裂。儘可飛遞郵筒以期早達目的。本女學生有厚望焉。此令。

美字第七號

訓令某馬路銀樓小開某某

來函閱悉前定鑲珠圈珠鐲等件業經累月久擱。置諸不理。實屬非是。至云

女學生與貴小開素有密切關係。尙敢如是藐玩。則與他女學生接洽。不問可知。忘義薄情。殊令生悔。茲再姑念舊好。寬限一星期。加功趕造。如期奉繳。尙可通融。照常辦理。若意出兩歧。不妨各走各路。割席分臥。速將原物檢出。送來可也。此令。

美字第十五號

訓令梳頭娘姨小老五

朝晨八點鐘至十點鐘。三次飭人傳喚。久稽不來。致本女學生披頭散髮。坐水晶簾下。空對菱花寶鏡。欲看我梳頭。亦索然無趣。如此輕視閨閣。尙屬成何事體。茲特一再息怒。而加恩快郵代電。仰卽快步趕來。當可寬宥。勿被驅逐。而生後悔。此令。

美字第卅六號

指令未婚夫 學生

來函閱悉。語含影射。被謗見疑。亦無庸贅辯。先生定情之日。如何說法。前盟口血未乾。中道驟生。追悔丈夫作事顛倒。殊令巾幗竊笑。我輩清潔女子。不比齷齪男兒。天賦純粹。儻性質。何能容一些骯髒塵垢。自由交結。自由解散。各有特權。萬難勉強從事。悉聽酌奪可也。金戒一只。原璧尙在。線袋一扣。微物見還。勞燕分飛。各安天命。此令。

美字第四十二號

指令已婚夫某某

歸寧未久。惡語傳來。聞悉使人起怒。君愛既悔。錯用儂情。亦恨誤投。海闊天空。一任鳶飛魚躍。亦無所謂悔。無所謂恨也。男是英雄。女本英雌。處世做人。當磊磊落落。堂堂皇皇。作婢僕。忸怩態。背人私議。短長審判。廳正爲我輩而設。君如不以本女學生爲然者。弗延時日。彼此辜負。青年請提前聘律師起訴。離婚可也。本女學生不禁翹粉頸。綽板脚。而盼之。此令。

美字第一百號

訓令遊戲場名譽董事白魁

來函由賣花媪王婆遞呈閱悉文心流麗情思纏綿令人歡愛無極至門戶相當年華相若一語猶爲適中肯綮與本女學生如一鼻孔出氣足見鍼芥契合自有天緣非人力所能強求審廳案前途理由不能充分傳提畏避聞將缺席判決一俟得有確耗即可交換案件訂約文定介紹證婚人再行牽扯可也茲無容議某日幾點鐘在世界影戲場面談聘禮此令

昔時里巷有畫虎畫龍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之諺語蓋言畫龍虎僅能畫其形而不能畫其骨知人面祇能知其貌而不能知其心骨在皮裏骨難畫心在腹內心難知立羣君此篇雖屬遊戲筆墨實爲笑罵文章真能寫出近十年女學生之心理性格狀態行爲畢見於紙上知人知面而兼能知其心若索諸畫龍畫虎亦必能畫其骨者非鏤心刮骨之妙手

安得有此妙文當世女學生恆河沙數劣者果多佳者亦復不少有則改無加勉見此篇妙文時當銘心記之刻骨佩之冶金鑄立羣買絲繡立羣勿以香口罵之白眼射之也

編者附記

武士道霍公元甲遺事

選

霍力士元甲直隸產也其父恩第秉承家學研練一生遂以技名一世至元甲更復益以內功旁參各派盡得技擊之神髓體軟如棉骨堅似鐵雖貌不甚偉而臂力雄邁性復爾雅溫文無拔劍張弩態驟觀之若無能者鮮有知其爲兼擅內外家之雄也前清宣統元年應其友之招束裝南下擬與歐洲大力士奧皮音一較高下冀有以湔滌老大帝國痼疾之恥抵滬時樹幟於張氏味莼園聲言專收各國大力士其廣告云雖有銅皮鐵骨無所懼焉至今思之猶令人眉飛色舞距躍不能已奧皮音此時未知霍君絕技儼若有

氣吞六合。力雄一世。之概然驟睹。霍君強項之狀。不禁惴惴於中。觀其立約條件。中有戒勿指戳足鉤拳擊之語。卽知其氣餒於中。而力怯於外也。嗚呼。以老大國病夫。而挫折大力士。若此。亦足以目空一切。並爲同胞吐氣矣。果也。碧眼健兒。卒有所畏。約成而遽他去。遂令霍君躑躅高臺。觀者望眼爲穿。以未覩絕技爲憾。時霍君見此現象。卽在檯上舞拳擦掌。藉顯家傳。并請座中之好身手者。每人登檯擊彼三拳。以表內功之効用。顧人各有能有不能。誰肯不自量力。效仲氏子之暴虎馮河耶。越數日。有東海趙君登檯請教。霍君以不傷同胞爲主旨。辭不與較。趙君激刺之。霍君迫於勢。與角。敗之後。趙君知力不敵。又延其友張君作報復之舉。霍君初命其徒劉振聲與之角。優劣不分。勝負翌日。張君堅請霍君與較。語含譏諷。霍弗獲已。勉與週旋。不旋踵而張君已失敗。比武一幕。就此告終。第聲譽所馳。終不使我精勤勇毅之。

力士投閒置散以自秘其家傳絕技也。時值暑假各學校學生皆願受教於霍君入會者踵相接今日巍然矗立之精武體育會此其初基矣。惟事屬始創籌備維艱學子七十人祇逼處於閘北王家宅地址既形狹窄器械又未備齊且溽暑逼人困難萬狀而均不足以沮向學者之心斯道動人之深霍君感人之厚已可想見有此動機方謂研練數年不難盡人而霍君矣。豈知造物雖生才又未嘗不忌才會幾何時致墮奸人陰謀詭計中未告成功先傳噩耗是不僅霍君之不幸抑亦精武學子之不幸已。先是霍君籌備設立精武體操會時扶桑有柔道會者以抵角術擅盛名於彼邦耳霍君名特拔其尤者十餘人來滬與霍君較雙方擇定公證人彼邦領事亦預其列霍君先命其徒嘗試以不諳彼輩手術故先直立不動以覘其究竟彼輩見有機可乘直搦其徒之胸欲摔之使倒不知擊技教練法先穩步武故踵趾着地

詫愕抑亦可哂之甚矣。角逐而後技皆出。霍君之徒下彼輩。恚憤之餘。愆戾其首領。出與霍君較其技。雖略優然。一經霍君之迎擊。便覺步武凌亂。氣喘如牛。陡聞砉然一聲。敵人已折其臂。彼徒衆譁噪不已。幸有證人折之以理。始含恨而退。繼至聚飲席間。詢知霍君新染熱疾。遂介紹彼邦醫士診治。而霍君竟受其慢性壞肺藥之賜。精武開會未及兩月。竟舍學子而賚恨以沒矣。斯時會衆及助教二人。以斯會創立不易。勉繼霍君之志。百計維持。中經無數波折。始克於次年遷至工部局華隊商團舊址。而會務始漸有端倪焉。終以風氣未開。雖提倡不遺餘力。而譽者終不敵毀者之多。備歷艱辛。飽嘗笑罵。在事職員亦可謂勞怨不辭者矣。是秋以會款支絀。特假新舞臺開運動會籌款。今精武會每年開秋季運動會一次。實濫觴於此。是時學者練習

僅數月。尙無成績可言。迨霍君之弟元卿蒞滬。嚴加訓練。學者技術始大進。社會信仰亦日深。而學界之聞風興起者。幾遍大江南。北矣。會內教員因此有應接不暇之勢。蓋同時分會所需。與夫學堂之聘請。寥寥三五教員。除在會授課外。絕無餘晷。以供各界之求。於是遣人赴津。敦請擅斯道者數人。一時蒞會者。如趙振羣、趙漢傑、趙觀永、李健民、張富猷、李占風、李蓮村、霍先生之子東閣等。皆擅絕技而富經驗者。以之分派各校。擔任教務。如南洋公學、南市商團、水產學校、甲種商業學校、中國體操學校、惜陰公會、中學校等。均聘精武會教員授藝。分會則除本埠外。紹興、南潯、松江、香港均經設立。現在則漢口粵僑勞用宏君。又以成立分會於該鎮矣。民國初元。紹興分會。幾爲王金發所蹂躪。幸前滬督陳英士函電紛馳。始保無恙。此數年中。精武會務之發展。雖由各職員之慘淡經營。然出於會長袁恆之之實力贊助。爲多民

國四年冬。各職員會議。僉謂會員日衆。會址不敷。擬擇一相當之地點。建完全之會場。俾斯道流傳有基。勿壞。嗚呼。斯時所言。徒爲理想。乃有志竟成。而五年春。新會所卒告成功。則陳君公哲。盧君煒昌。姚君蟾伯等。爲力獨多也。未幾。部署既定。擇日遷居。會員茫然未知。羣相詫異。幾疑此次建築。實成於鬼斧神工。不知由冬徂春。職員等等。劃進行辦理。交涉固已疲於奔命。神形交悴矣。竊嘗思之。自國中有技擊以來。從未見有如是堂皇。刀槍險戟。竟得自由。映耀於租界日光中者。會務而臻此地步。此職員等所以百折不回。茹苦而若有餘甘也。新會初基。旣奠。百務叢生。易其名曰體育。範圍益廣。舉凡一切有關體育者。罔不具備。以其專事體育。未免偏畸。貽譏。故於德智之貫輸。特三致意焉。此會中所以有勵志團。書報室。與夫中西夜學之設施也。至勵志團之改良。尤爲難能可貴。會員皆束身自愛。未聞以粗暴陵人。會衆亦

從無發生意見者。胥於此團。是賴餘如音樂遊藝等部之組織。其有補於身心。亦非淺鮮也。會務既繁。各職員咸以弗克負荷。是懼復於五年春組織董事會。俾遇事有所秉承。今之董事爲簡照南君、袁恆之君、聶雲台君、朱慶瀾君、穆藕初君、梁麗藻君、周錫三君、王閣臣君、陳止瀾君之數。君者於斯會多所贊助。誠社會之熱腸人也。五年開秋季運動會。高中初三級會員同時舉辦畢業。以北派既造詣日進。不得不多參別派。以資研究。其時添聘者南派則有江陰陳維賢君、孫贊軒君。此外又添聘北派葉鳳池君。增加弓箭一科。及粵派尹君。以增進會員之體力。更闢女子模範團。爲將來女子體育會之嚆矢。又增設槓子平檯木馬等技。而會務乃蒸蒸日上。今則滬上各學堂如中華鐵路學校、復旦公學、倉聖明智大學、廣東小學、澄衷中學、嶺南中學、培本小學、競存學塾、培德學校、愛國女學校。及恆豐德大紗廠、聶氏家塾、商務

印書館工界青年勵志會唯一兩等小學。邠光學校。皆延請精武會教員。教授拳術。蓋各界之樂習斯藝者。良以其運用肢體。咸出自然。毫無勉強。耗力之弊。雖老人稚子。無不相宜。廣東小學之成績。可證明稚子之獲益。會董梁麗藻與編輯陳鐵生之練習。可爲老人獲效之表示。若夫壯年孱弱者。一經訓練。成效照然。會員沈季修。一病幾殆。入會練習。未及經年。其食欲竟兼三人之量。陳公哲君之妹。士超女士。患心悸恤。虧者四五年。乞靈醫藥。終未見效。改向技擊方面注意。而竟得霍然。餘如黃維慶等。僅及半年。其身軀之發達。前後判若兩人。默計一年中。凡柔弱之少年。轉爲強壯者。正不知凡幾。回思霍君一念之誠。竟成偉業。他日轉移風氣。重鑄國魂。將不僅於商學兩界。是望前途遠大。願與同志共勉之。時在中華民國七年四月八日。

金陵紀聞

蟲天

自洪楊勘定後四十年來江督多用湘人而以曾忠襄劉忠誠在任最久故湘人視兩江爲殖民地凡要差優缺率用湘籍人員而因親友連帶而來者尤不可勝數督署附近一帶湘人比戶而居歷有年矣自邵陽魏制軍去任江督無復湘人湘人之流落江南者乃漸少矣新寧劉忠誠公以軍功起家常言其爲秀才時志在博一教官而已其後隨劉武慎轉戰關隴洊歷封圻第二次督江垂暮之年百政未能整理且佞幸用事署中如張弼臣周約思等類多竊權納賄朋比爲奸又未能勤見賓僚大事皆取決幕府官場中人羣奔走幕府之門故吏治極爲腐敗惟忠誠能持大體庚子之役端王主張拳匪諭各省攻擊教堂忠誠毅然不爲所動卒以保障東南厥功甚偉廢立

議起。慈禧后慮大臣持異。同密電徵各督意見。忠誠復電云。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清德宗賴以保全。此電之力也。

江督兼管鹽政。督銷多係優差。道員需次者。近二百人。人人皆思得鹽務一席。故謀者甚衆。弊竇叢生。運動鑽營。而出其技。非自一日始也。周制軍初蒞任。有道員曾廣祚者。曾文正之堂姪孫也。年少輕浮。急于躁進。時督幕洪某者。新用一家人。曾隸軍籍在外。撞騙曾信之。許以重金。謀大通鹽局。逾數日。不得要領。曾廣祚心迫。逕往謁洪。面詢之。洪大怒。當卽親告制軍。制軍將撞騙之家人交營務處審訊。聞某家人供詞牽連周長公子。制軍愈怒。卽刻以軍法斬之。厥後參案發生。指其殺家人以滅口。皆由未交府縣錄供定案也。周旣斬某家人。傳曾廣祚面詰。曾長跪涕泣求保全。遂以同知降調云。

萍鄉李方伯有棻。以同知擢用。歷任臬藩。服闋簡江甯布政司。勤政愛民。卓

有聲譽。劉忠誠斃於位。方伯護理督篆。其時恩壽任蘇撫。深忌之。遂以年終密考罷其官。方伯歸田後。總辦江西鐵路。舟過鄱陽。全家溺斃。聞者傷之。義寧陳三立挽以聯曰：死公者天耶。人耶。絜八州聲績。三載精誠。忍對此英雄末路。置我於醉裏。夢裏。傾九派波濤。一生涕淚。爲洗其身世沈寃。

胡方伯署江寧藩司時。籌款修葺各名勝地。如莫愁湖樓榭多已傾圮。均爲之興復。並添築亭軒數處。至今遊人稱之。湖在城西廣數百頃。臨湖爲翠微山。半山亭掃葉樓在焉。城郭周迴。綠楊如繡。東則鐘山在望。迤西遠峯林立。嵐翠浮空。湖蓮盛開時。萬綠翻風。令人神爽。瀕湖水閣祀曾文正像。其上爲勝棋樓。相傳明太祖與中山王奕以莫愁湖爲賭品。中山王勝。遂築別墅居之。亦佳話也。莫愁爲齊梁時美人。見六朝樂府。唐人詩。盧家少婦鬱金堂。卽指此閣內有莫愁像。並附以傳類。皆文人附會成之。此外傳聯甚多。另有刊

本中以彭剛直及王湘綺聯爲最佳彭聯云王者五百年湖山亦有英雄氣
春光二三月鶯花或是美人魂湘綺聯云莫輕他北地胭脂畫舫初停江南
兒女無顏色儘消受六朝金粉青山無恙春風桃李自芳菲

雞鳴寺爲齊梁古跡在北極閣之南地近台城寺旁有辱井卽陳後主與張
麗華避入之井也光緒壬寅南皮張制軍於寺後建豁蒙樓盡芟林木遂可
俯瞰後湖遠望隔江山色憑闌品茗遊客咸聚於斯樓後景陽宮故址現爲
佛殿當年玉樹歌聲今日則鐘魚梵唄矣

成都胡方伯延字研生王湘綺高足弟子也風華雅贍詩詞逼近古人尤喜
填詞所著有苾芻餘集以優行貢成均爲山西令厯官繁劇榮祿當國頗好
士愛才聞其名開缺以知府用延爲幕客庚子兩宮西幸胡參贊樞密特簡
西安知府兼辦內廷供給日近御顏慈禧后嘗親書福字盡蘭扇賜之胡有

長安宮祠爲首述其恩遇。又自題所居曰蘭福堂。后嘗語內侍曰：胡延過勞，近日清瘦殊甚，亦可謂寵眷逾恆矣。回鑾後，胡擢江南糧道官，事清簡，日與江南諸名士把酒賦詩。署後有適園，卽明初中山靖王府地。胡修葺台榭，自題一聯曰：早年卽夢想江南，真個來鍾阜，停車青谿，繫艇此地，是前朝邸第。多少事，綠楊眼見紅燭心知。胡後以微疾卒於姑蘇之滄浪亭。歸櫬覆舟，全家溺於水，幸爲人所救，幸免於難。

玄武湖在鐘山之麓，台城之東，卽梁武帝習水戰處。湖較莫愁寬廣五倍，湖中有島，島上有寺，樹木叢雜，遠聞鐘聲。萬荷搖風，葭葦披拂。有小舟穿荷泛入，直抵島邊。寺後有軒，可以攬全湖之勝。游人翕茗於此，真足以大豁心胸。湖中魚藕菱芡之屬，每歲收入甚富。清末陶齋築廬於湖上，徐固卿上將亦築室藏書，其間亂後改爲某烈士祠，殘破無人修葺矣。

繼蓮畦。方伯以部曹簡湖南鹽法道。洊升鄂臬。江藩爲人刻鵠。性成睚眦。必報無子。在湘娶妾李氏。故家婢也。繼移任鄂中時。忽有所謂舅氏表兄者。聯翩而來。朋比爲奸。把持財政。實則所來者皆李之外夫。李氏荒淫揮霍。繼不能約束。之所藏書畫。值數萬金。在湘置有房屋。歿後。李氏招其外夫入室。不數年。所有皆空。反正時。李氏挈所餘與外夫偕逃。赴鄂爲人所殺。人皆謂繼氏刻毒之報云。

南海沈鳳樓。觀察桐以名孝廉。精法律。詞華典瞻。風雅多情。周玉山制軍深倚重之。身兼數差。並參帷幄。秦淮妓有小五寶者。明眸皓齒。嫵媚天成。沈一見惑之。一日無五寶。則不樂。制軍慮其廢公也。屬寅僚作合。納爲筵室。沈妻妬別營金屋。藏之時。有好事者集唐詩爲聯。曰小樓一夜聽春雨。五鳳齊飛入翰林。名字雙嵌。可謂巧絕。沈後隨周制軍入粵。旋簡放奉錦山海關道。以

妻妬鬱鬱不得志而沒沒後其妻遣五寶回秦淮憔悴至不堪回首矣。

溧水濮青士太守文暹任刑部秋審處時有盜被獲濮見其氣宇偉異又案情可原因縱之去其人卽大刀王五也王五以膂力稱雄北方諸盜皆敬之頗能行俠好義後改行爲鏢客諸盜知王五所在無敢犯者濮簡放河南某遺缺府王五忽踵門求見願任護送之役行至途中川資頓缺濮有憂色王五知其故飛騎去前村取五百金來授之濮不肯受王五曰此非盜泉公到任如數償還可也濮到任王五辭去以五百金歸之其後王五遨遊河朔徒黨愈衆聲勢愈豪戊戌六君子之獄譚嗣同與王五早相結納冀藉其力以有爲事敗王五願負譚逃出獄譚不可庚子拳難作王五遂爲人所殺青士太守爲予言之。

清末官場多中烟毒自厲行烟禁凡有癮者須入所調驗於是醜態百出以

圖掩飾彌縫以予所知有李某者江蘇通判湖南瀏陽人入所時涕泗交流如赴刑戮凡入所食宿舉動有人監視李入所第二日自己不能支中夜徘徊室中監視者亦徹夜不寐第三日功程將圓滿矣李求沐浴監者於門隙窺視李浴後於糞門中掏出一小油紙裹急破門入搜得果烟泡也李見事敗赤身長跪涕泣求保全迨所中諸人聚觀李尙忘其未着袴也

桃葉渡邀笛步皆在秦淮逼近市闌污穢不治惟大中橋以北漸多空氣垂柳成林遠望鐘山蒼翠可掬岸西爲吳氏鑿園向爲游宴之所今則茅亭漸圯水閣塵封無復曩時盛境對岸爲蔡氏別墅地名桃園十餘年前桃花開時一帶如霞如綺記予於暮春攜妓泛艇於此佇立樹下落花滿衣微吟人面桃花之詩不禁心醉今園已易主盡伐桃樹別構軒亭每一留連不勝今昔之感矣

秦淮畫舫自昔著稱。每當夏令。船值特昂。就以戴四裘六之船爲最寬大。每日租金以十元爲率。然船大難移。轉不如一葉小舟。迎風雙槳。可以盡遊興也。斜陽映柳。月色臨波。攜豔深談。中流容與。勝於絃歌。嘈雜拳酒。喧呼多矣。今秦淮冷落。絕少宴客於船中者。於是裘六戴四之船。艤於夫子廟前。賣茶爲業。時招雉妓入座。以禮來客。回首前塵。能無感喟。

孽海花一書爲近今社會小說奇作。網羅三十年新舊人物。融會貫通。篇中所列諸人。識者多能意會。著書者爲武進曾孟樸。孝廉汪柳門侍郎之壻也。中書於錢唐卿獨無貶詞。錢卽汪也。此書出後。一時風行。重印至十萬部。洪文卿之族以五千金購版權。書遂不復續成。可惜也。繼孽海花而起者有廣陵潮。一書江都李涵秋所著。其書形容近今社會情狀。如禹鼎鑄。奸用筆。亦如生龍活虎。惟前後起伏不能照應。結構稍欠渾成。此則近來小說通弊也。

記者按孽海花已出者二本其見於小說林者尙有八回並未彙刊成本今小說林雜誌已無從搜購殊可惜也

又按李君涵秋所著小說對於近今社會情形實在隔膜之至惟三四十
年前之秀才社會寫得最透澈耳至地理人情風俗向壁虛造及武斷處
極多是否有普通知識尙屬疑問若結構不渾成乃是登報之稿隨手亂
寫只圖充滿一欄作者又羌無成算故迄今出至六七集不能結束而筆
墨之蕪雜更不堪問矣

揚妓相嘲曰猷瓜武陵陳伯弢佻脫喜遊戲妓見之輒呼爲猷瓜陳散原調
伯弢詩曰離人應爲雛鬟噫爭說猷瓜笑欲顛蓋紀實也

清末官場醜態官場現形記言之詳矣著此者爲常州李伯元孝廉別號南
亨亭長所紀多江南事實就予所知如羊軍門卽楊金龍申大鬍子卽陶森

甲黃在福卽知府黃運嘉二倚子卽候補道小雀是也清末江南候補道多至二百餘人中分數類其一紈袴公子其祖父曾任督撫尙恃家有餘資捐官起碼道員指省愛其繁麗此種人類皆美風儀善修飾綠輿紅頂顧盼自雄除逐隊衙參外日惟消遣秦淮無他知識也又一類爲江南曾任優差缺之州縣過班者奔競是其所長鑽營無所不至常有過班後不及州縣之進退自知者蓋州縣之差缺甚廣而道員之位置甚難也厥後又有學生道野雞道出現所謂學生道者凡諸新政以爲非學生莫辦而任總辦者必道員於是時髦之學生率貸數千金捐一候選道朝換頂戴夕得委狀矣野雞不拘何省人員但與總督有淵源委以優差人莫敢議於是指省江南之道多落拓無聊者矣。

京華見聞錄

雁仙

京師爲人才薈萃之區。其地雖寒冷偏僻。而交通便利。雨水稀少。鼎革以來。南方人士之蒞都者。日益衆。於是商務之發達。公園之擴張。戲園之增設。均有一日千里之勢。蓋京華人民行樂消遣之方法不一。而足厥最流行者。僅有三事。卽上飯館聽戲。逛窯。是也。此三種要件。上自當軸。下至庶民。靡不喜然。流毒至深者。則惟一般青年學子。近察都中。青年子弟。每於茶餘飯罷。不在游藝場中。卽在戲園。不在戲園。卽在北里。究其笑話與奇事。則以戲園中爲最夥。彼輩在戲園專爲捧角。恆有一人出資。請數人聽戲。其出資者叫好。他被請諸人。卽接聲應之。劇園中間。或有兩派捧角者。屢起爭鬥。雖皮破血流。亦不之計。且嘗有至警廳訴訟者。此情此景。記者數見不鮮。此誠京中少年之怪現象也。

自專制政府推翻後。滿人生計日見艱難。其爲娼盜情事者。無處不有。嗣因

巡警嚴厲生涯不能自由。於是男則拉車，女則學戲。故近年來坤伶之發達，滿人居其多數。刻下都門各茶園，以坤伶演劇者，約占十分之八。男角劇場，則日見鮮少。然一般無賴少年，以漁色之故，均不喜男伶，而喜坤伶。邇歲坤伶之能如是發達者，實賴捧角浪子之力也。

李漢雄槍擊港督梅亨利事

選

民國元年七月四日，英國新任香港總督梅亨利君偕其妻女乘聖柯路輪船到港。護督史雲署布政使金文泰等先往九龍，遠迓早十時抵港。之下制軍碼頭，官紳兩旁鵠立。梅督戎裝佩劍登岸，閱軍後乘肩輿往大會堂。至必打街新郵政局前，突有一西裝華人名李漢雄者，從人叢飛步而出，舉手槍向梅督頭部猛轟，不中彈丸貫入梅夫人肩輿木架上。時十時二十分也。印捕聞警撲至李前，擊折其手，使無再舉槍之力。英捕加勞復痛擊之，李昏倒。

於地遂就擒獲事定梅往大會堂李則由祿典乍徒押至警署在候審所詎諸華人之執役英警署者曰英政府之待我華人比滿族尤爲很毒陰險近復禁止我國銅元不許在港行使一般商民均受其困我痛恨已極惜乎擊之不中也七月八日港裁判官額道提李堂訊李供曰梅督前在本港服官時常以強硬手段苛待華人後任非芝島總督亦行使同一之手段廣東銅元華人素來信用港政府則恃強權嚴禁之若用一枚則處以二十五銀元之罰款信用與否權在商民信用自由萬國公例且非要求汝英人信用而汝西人亦未嘗用之我國銅元祇行用於我華人耳非有礙於港政府也禁之之故實欲挑動華人惡感乘機干涉廣東……言至此額道以爲與本案無關止之判以先禁獄中候提臬署再訊七月十八日港臬戴君升堂由按察參事宣讀李漢雄罪狀（一）有意放槍故殺梅督（二）有意放槍損害他

人。身。體。時。觀。審。者。座。爲。之。滿。後。至。者。佇。立。門。外。冀。欲。一。見。李。之。儀。表。李。面。不。改。色。直。承。不。諱。且。曰。除。在。裁。判。署。所。供。之。外。再。無。可。言。臬。司。卒。以。其。擊。英。皇。代。表。驚。香。港。政。府。定。案。判。爲。終。身。監。禁。兼。作。苦。工。結。案。李。爲。廣。東。恩。平。縣。人。年。二。十。四。歲。身。材。中。等。氣。宇。軒。昂。自。始。至。終。絕。無。恐。怖。之。色。操。英。語。甚。佳。殆。非。未。受。教。育。者。今。受。此。裁。判。將。終。無。自。由。之。日。矣。

陳啓泰軼事

蟲 天

長。沙。陳。中。丞。啓。泰。光。緒。初。爲。御。史。屢。劾。權。貴。直。聲。震。一。時。與。寶。竹。坡。鄧。承。修。張。佩。綸。等。有。五。虎。之。稱。後。出。簡。道。府。蹉。跎。二。十。餘。年。精。氣。消。磨。圭。梭。盡。斂。及。爲。蘇。撫。年。將。七。十。衰。病。相。尋。無。復。振。作。上。海。有。某。錢。號。虧。庫。款。臬。司。朱。竹。石。請。於。蘇。撫。提。省。澈。究。時。上。海。道。爲。蔡。乃。煌。以。某。錢。號。有。洋。商。債。務。須。於。上。海。會。訊。不。允。提。蘇。撫。以。嚴。札。斥。之。蔡。遂。親。作。長。函。冷。潮。熱。罵。中。有。橫。一。榻。之。烏。

烟。搓。八。圈。之。麻。雀。某。與。公。在。長。沙。交。誼。不。薄。公。乃。以。長。官。之。勢。待。予。乎。又。曰。某。罷。官。不。失。爲。富。家。翁。公。家。無。餘。貲。歸。何。以。活。云。云。中。丞。閱。書。登。時。氣。悶。不。語。不。商。諸。幕。府。密。草。疏。劾。之。忙。中。不。及。請。江。督。會。銜。疏。入。交。江。督。查。復。蓋。滬。道。專。管。交。涉。隸。於。南。洋。大。臣。疏。無。南。洋。會。銜。竟。不。能。核。准。中。丞。愈。加。羞。愧。病。遂。加。劇。江。督。端。方。礙。於。蘇。撫。體。面。亦。不。便。爲。蔡。開。脫。拖。延。月。餘。直。待。中。丞。既。薨。而。此。圍。遂。解。中。丞。之。沒。人。皆。憐。之。憐。其。爲。蔡。伯。浩。死。也。王。湘。綺。挽。以。聯。云。抗。疏。劾。三。公。晚。傷。鼯。鼠。千。鈞。弩。治。生。付。諸。弟。歸。葬。鵝。羊。二。頃。田。出。聯。卽。指。此。事。

瑞澂軼事

蟲 天

瑞。澂。之。妻。度。支。部。尙。書。澤。公。之。姊。也。瑞。由。上。海。道。擢。蘇。藩。意。氣。驕。盈。凌。轢。僚。吏。其。視。蘇。撫。陳。伯。帥。蔑。如。也。自。號。知。兵。特。派。督。辦。太。湖。勦。梟。事。宜。節。制。飛。划。

水師各營有知縣樊某者性輕躁爲行營執法官夜有航船經過樊呼船長蕭某起視蕭熟寐未醒次晨樊鞭蕭某見血蕭不服樊電瑞謂船長貽誤軍機瑞批復照軍法斬決蕭爲湘人無故冤斃湘人開會館議爲昭雪時會館首事李本森蘇省候補道也發言頗激烈瑞聞而銜之陰嗾某道佯與交權以圖陷害某旣與李密切因告以瑞將升蘇撫宜預爲地步自認門生李係粗率之人竟封千金爲贄書門生帖投入瑞據以揭參褫職以千金充入善堂所以報怨也

魏光燾軼事

蟲 天

邵湯魏制軍光燾起於中興諸將之後當同光朝天下督撫偏重湘人魏遂忝竊疆符歇歷邊省其人不學無術嘗自言少時讀四書至微子第十八而止其服官勤慎不敢貪財然闇於用人才智短淺處邊隅之任當承平之時

親屬稍稍不遂所欲則蜚語相加魏之移鎮兩江識者多料其不能久任年餘卒以鐵良之劾調任閩浙而去在閩不及一載竟罷歸

魏之初任兩江首先委道員俞啓元辦湖北督銷遂爲參案之張本俞爲前湘撫俞廉三之子到省未久其人一紈袴輕浮之子耳頗善鑽營魏督有舊部李某由陝來與俞同居俞遂一意與之結納因得識魏之甥劉揄生劉爲之遊譽謂俞道與內廷宮監通聲氣不能不藉爲聲援魏爲所怵遂委是差俞之友郭某亦居間聯絡之人遂畀以武穴分銷以爲酬報俞與郭又勾結魏身傍老僕委以優差時以言餽老僕探魏督所嗜知魏酷好女色調任之日自謂當索江南佳麗金屋儲之於是俞出千金令郭某潛赴揚州購二雛姬託老僕秘密獻入魏果大悅逾年御史黃昌年參案作交鄂督查辦鄂督

爲俞洗刷以郭某搪塞郭免官後向俞要挾賠償俞償以巨金事遂寢

張勳趣史

蟲天

秦淮妓小毛子者爲張勳豔妾張爲江防統領以萬金納之革命時張閉城拒守以飛騎護妾渡江行至臨淮關爲徐固卿軍所獲有勸徐殺之者徐不忍也和議定後各歸俘虜妾仍屬張其後張又娶女伶王克琴小毛子遂被讒以死

小毛子姊妹均有殊色而以四姑娘爲最修容盛鬢秀韻温存年十三爲合肥李文忠之孫國杰所得擅專房寵教以書法妙仿靈飛曾見其所抄觀音經幾不辨其爲閨閣中手筆也李續聘那桐之女爲室已納采矣那女宣言非盡遣諸妾則不嫁那時爲樞相託媒婉商李不得已遣諸妾以五千金贈

則咸集於四姑處。制軍怒，以釘封文，飭縣驅逐。四姑遂避至蕪湖，其後嫁蜀中陳玉。長觀察陳風姿玉立，亦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

張文祥刺馬之獄

落木

清江督荷澤馬新貽被刺事，見於諸家記載，甚詳。幾於言人人殊。近來演爲雜劇，尤爲不經。惟薛叔耘所記較爲翔實。然但據官書，亦乖事實。向每疑其別有隱情。後訪諸故老，始知禍雖出於中，葦過實出於不知。一經播揚，遂玷高位。宜當時不能據實入告也。張文祥者，安徽霍邱人，曾從軍爲小校，閑居無生業。流落杭州，買卜於撫署門外。時馬爲浙撫，有妻弟某相從，官舍某故村民無知識，常從文祥問卜。久之，漸稔。常就文祥語，終日事必諮之。文祥以其撫軍戚，畹曲意事之，冀爲進身地。馬起家寒素，清儉無嗜好，性復纖嗇，不

知世務夫人年四十餘無子勸馬納妾者數矣馬未之許夫人遂屬其弟爲之物色某遂謀諸文祥文祥沉吟曰某有妹年二十餘新寡而歸吾又貧不能活妹君能爲進帥俾侍貴人幸甚某銳意自任與其姊謀言於馬馬不欲拂夫人意曰姑使來觀之文祥實無妹乃其妻耳遂飾妻以進馬一見遽許可問索聘幾何某曰文祥吾好友彼言非鬻妹者但求妹得所不敢受錢也且彼固從軍得武職所願效力左右耳馬峻拒以爲不可仍命問聘值否則不取文祥貧甚慮事不諧自以友撫軍妻弟且妻已入侍苟得撫軍歡差委當不難圖遂曰惟大帥所賜且以撫軍納姬當得厚聘馬僅予錢百千遂絕音問文祥大失望馬旋擢江督去文祥久之困益甚又失妻遂至金陵訪制府妻弟則已歸山東矣遂仍設卜肆於督署門外久待不至侯門似海不得通問會有僕媪來問卜文祥語之曰大帥侍姬乃吾妹也夫人之弟與余善

媪曰爲我語張文祥既鬻我矣雖悔無益大帥性儉約我僅有月費二千數月來僅積得墨銀五元並來時所御銀簪一事並以予之大帥嚴正求差不可得而夫人弟又歸家來否不可知望持此他往無久留爲也文祥得之大恨遂歸淬一利刃刺殺新貽新貽死之日署中有婦暴死乃馬之弟酖殺之卽文祥妻也文祥既就獲復逮其弟婦及女至女年十三四受刑訊時但哭呼父文祥閉目終不言余姻家曾於上元縣署見之此殆所謂夙孽文祥槩豎小人不足道士大夫不達世情率求姬妾者可以爲戒矣

西湖叢話

杭 生

西湖著名之始

西湖在六朝以前名不甚著所見于著錄者僅水經注言錢唐縣側有明聖

湖一語耳。至諸家所紀古蹟。如天竺則有謝靈運之亭。孤山則有天嘉時之檜。今亦莫可考。證祇飛來峯下。尙有一慧理和尚之塔。可識爲六朝時代所遺而已。至唐代宗時。李泌刺史杭州。以居民苦江水鹵惡。開六井引湖水入城。以便民食。其後白樂天在錢唐門外作石函蓄洩湖水。以漑民田。西湖之名始著。

十景

西湖十景之名。始於宋。蓋畫題也。十景之目曰。平湖秋月。蘇堤春曉。斷橋殘雪。雷峯落照。南屏晚鐘。麴院荷風。花港觀魚。柳浪聞鶯。三潭印月。兩峯插雲。此見於祝穆方輿勝覽者。祝穆爲南宋寧宗時人。同時有馬遠及僧若芬。皆有西湖十景畫冊。祝穆所例舉之十景。蓋就馬遠等畫題錄之也。嗣是錢唐陳清波及馬麟均爲十景寫圖。王洵題十詩。陳允平題十詞。於是十景之名。

日以彰著。惟平湖秋月。夏時湖山勝概。記作平湖秋水。雷峯落照。程希堯文園漫語。作雷壇夕照。兩峯插雲。班惟志題馬麟畫。作兩峯插漢。毛良無聲詩。作兩峯出雲。斷橋殘雪。無聲詩。作孤山梅雪。清康熙帝南巡。改訂十景之三。曰雷峯夕照。曲院風荷。雙峯插雲。

元末又有錢唐十景之稱。曰六橋烟柳。九里雲松。靈石樵歌。冷泉猿嘯。葛嶺朝暎。西湖夜月。孤山霽月。兩峯白雲。北關夜市。浙江秋濤。見高得暘。凌雲翰詩。及郎瑛七修類稿。

清雍正中李衛總督浙江。奉敕治湖。增爲一十八景。曰湖山春社。功德崇坊。玉帶晦虹。海霞西爽。梅林歸鶴。魚沼秋蓉。蓮池松舍。寶石鳳亭。亭灣騎射。蕉石鳴琴。玉泉魚躍。鳳嶺松濤。湖心平眺。吳山大觀。天竺香市。雲栖梵徑。韜光觀海。西溪探梅。見西湖志。

西湖通江之說

杭州府志有西湖古與江通之說。毛大可作三詰三誤辨以駁其謬。翟晴江。昆季輯湖山便覽。仍有通江之說。近年丁不識。張冥飛等輯西湖散記。又力駁其謬。惜不識中年不祿。散記未及付刊。所輯稿不知尙有存焉否也。

艸荐先生

毛穉黃先生晚歲居湖上。冬寒無被。乃藉艸荐二十八枚於床。臥其中。猶嬰兒之在襁也。客有訪之者。入室不見人。呼焉久而先生之頭出於荐上。止客與談。竟日乃別。先生於是作艸荐先生傳。

白楊梅

昔人有誇嶺南荔支之美者。或問其較於江浙果品以何者。爲代比。答曰。橘柚。秋黃。楊梅。夏紫。楊梅之以美稱由來舊矣。浙人樹楊梅者。治畦灌水。張網。

以防鳥殘其護惜或有甚於粵人之護荔枝者顧出品甚多每屆中夏擔而趣者盈道路則亦不爲貴獨理安寺畔有白楊梅二株年收果不盈擔寺僧護惜甚至果熟非大檀越大護法不得與知其味也

西裝之西湖

英醫生梅藤更於前清光緒中購地寶石山構淨房一所風氣一開仿效者紛起蓋湖壖陰溼特甚土木不如軛鐵之可以耐久也杭人改東坡詩曰若把西湖比西子而今西子半西裝

乩壇

清季官濫特甚候補者輒數千百人羣思攫得一差或一缺而鑽營奔競之事起矣患得患失之心太切則必求神拜鬼或占星命卜氣色以暫寄其顛倒夢想之苦惱於是二游民遂設乩壇以惑之官場之加入祈禱者多聲

氣潛通。竟成爲賄賂公行之終。南捷徑。彼游民者。流大有所獲。則益藻飾。壇以爲終身衣食計。今之三潭印月之南捷園。之束修垣。夏屋某。壇在焉。卽前官場賄賂之餘之所建也。至今猶有餘臭。

蓴

蓴有春蓴秋蓴之分。西湖之蓴乃春蓴也。蓴老則如芡葉。浮水上。莖赤葉微黃。漸就枯萎。從無作花之事。往歲有人詠蓴花詩。以謂花色白而無香。是乃誤。菱花爲蓴花耳。文人無普通知識。又不肯博訪周諮。率爾操觚。其不見笑大方者。幾希。

魏默深墓

魏默深先生卒於湖上。厝於淨慈寺側者有年。謂之魏和尚墳。其後默深之子。遷柩葬於金陵。此事歲久。知者甚希。往歲湘人某約朋儕。覓默深墓。走遍

湖。壩。並。訪。耆。舊。無。知。者。歸。途。詣。恤。蒿。艸。廬。恤。蒿。老。人。告。之。如。此。

蘇小小墓

西。冷。橋。畔。有。亭。翼。然。則。南。齊。蘇。小。小。之。墓。在。焉。一。般。文。人。墨。客。行。經。其。間。無。不。流。連。顧。盼。或。題。詩。一。首。妄。冀。冢。中。枯。骨。化。爲。麗。人。來。相。謔。笑。然。墓。中。是。否。有。枯。骨。枯。骨。是。否。爲。麗。人。尙。屬。絕。大。疑。問。朱。竹。垞。力。爭。小。小。墓。在。嘉。興。援。引。甚。博。梁。晉。竹。乃。引。蘇。小。娟。事。一。小。娟。亦。名。小。小。謂。泉。唐。嘉。興。各。有。一。小。小。墓。自。以。爲。模。梭。可。稱。解。事。矣。以。予。所。聞。則。西。冷。橋。畔。之。小。小。墓。乃。是。僞。作。當。清。聖。祖。南。巡。至。杭。偶。向。侍。臣。談。及。小。小。一。妾。乘。油。壁。車。一。絕。句。又。詢。及。墓。在。西。湖。何。處。侍。臣。對。以。在。西。陵。侍。臣。退。以。詢。諸。督。浙。者。督。浙。者。遍。訪。不。得。小。小。墓。乃。畚。土。西。冷。橋。畔。專。備。康。熙。帝。之。宸。賞。此。墓。乃。留。遣。至。今。而。不。知。其。爲。疑。墓。也。

摧毀古蹟

西湖始有名於唐。至宋而益著。數百年來。高人逸士所留遺之蹟。不知凡幾。詎高宗南渡。韋太后建四聖廷。祥觀於孤山。所有古蹟。一概摧毀。無遺。僅林和靖一墓存在而已。宋亡。元僧楊璉真珈掘發墳墓。改造祠廟。南宋勝蹟。亦復剷削。大半明以來。稍稍興復。至清康熙帝南巡。築行宮於瑪瑙坡。前雍正中。改爲聖因寺。乾隆帝南巡。又建行宮。其側古來名勝。於是乎殆絕跡矣。

孤山

林和靖葬於孤山。後人多惡孤之名。而不葬其地。粵城之亂。林典史汝霖殉節。後人爲葬於和靖墓側。典史無後。故不以孤爲忌。嗣杭州府林啓卒於官。其門人葬之孤山。忌諱之說。從此打破。而孤山姓林之說。乃益確矣。民國三年。滬上唱蘇灘爲業之林步青。曾至西湖。欲於孤山購數尺葬身之地。事未

及成而步青已死其家人不克竟其志。知其事者甚惜之。以謂處士與官僚與游民乞食者而同爲一邱之貉。豈不大奇抑亦見林氏之多才而奈何其不竟成爲事實也。

白沙堤

斷橋至孤山一堤界內外湖實名白沙堤。或省稱爲白堤。今人訛爲白公堤。以謂白樂天守杭時所築。殊不知白樂天治湖所築之堤在錢塘門外至大佛頭一帶沿湖之間。非築堤於湖中也。樂天詩曰：誰開湖寺西南路。艸綠裙腰一道斜。則是湖堤興築在樂天之前明矣。

斷橋

唐張祐詩：斷橋荒蘚合。後人或稱段家橋。所以便其作詩。非故實也。如阿姨住近段家橋。猩色酒是已。

大佛頭

大佛頭又名秦王纜船石朝傳始皇南巡纜船於此後人遂舉以爲西湖通江之証此亦齊東野語之類不成爲事實者也

革命野史

以太

凌漢洲辛亥年由貴州率軍隊出湘西將會師武漢爲北伐計比南北停戰黔軍政府以爭都督故大起內鬩漢洲遂留滯常德不得歸癸丑二次革命事敗漢洲以嫌疑被捕午夜槍之于市及天微明尸忽動北軍守視者前察之則漢洲已復甦矣守視者二人互謀曰此人被鎗不死當是天命未絕吾儕其縱之行遂招市人二使挾漢洲去二人扶漢洲出城至江邊忽聞馬蹄聲狂驟於後以爲捕者至乃委漢洲於地而遁時漢洲雖心頭了了而五官百骸都不從令踽踽然獨行數武自計與其再被捕辱不如赴清流以死遂

自沉也。身既入水。遍體清涼。筋力忽健。隨流所之。止於沙洲。之次。惘惘然。又起爲獨行。忽得一山。遂入蓬茅深處。伏焉。時頭重若山。目不能視。耳不能聽。神經麻木。偃息不知幾許。時忽有鄉人。聞漢洲夢中呻吟。呼痛聲。撥蓬茅入。覘呼之不醒。驗其後腦。則血涔涔滴未止。鄉人乃返家。覓得金創藥。攜入山來。醫漢洲。且坐其旁。守視之。血止後。良久而漢洲醒。時已昏暮。覺有人在側。驚而起。鄉人撫慰之。告以非北軍。而本地百姓也。當無惡意。漢洲亟稱謝。鄉人乃詢漢洲被鎗之故。漢洲詭辭答之。自謂乃黔商。以貨殖豐厚。而被枉者。鄉人切齒曰。余亦有親戚。遭冤而死。今誓必相救。因問飢否。漢洲枯渴已甚。但乞水。鄉人忽忽去。而遣其子婦。以壺水來。漢洲狂飲。頽然睡去。翌晨。漢洲醒。鄉人親以壺飧來。飫之。又挾一席一扇。相贈曰。聞北軍追索。逋人甚急。懸重賞。以餌告密者。不敢延先生至吾家。而此間日炙露零。蚊蚋蛇。

蟠之屬。又時時足以相害。不可以久處。又甚不便於養創。會須設策送先生。赴漢口。目前且往。後山洞中少住。漢洲稱謝。隨之行。止於洞中者旬有餘日。鄉人日必餉以三餐。漢洲得以無飢渴之苦。惟頭顱木木然。耳聽不能聽。目視不能明。塊然俴然。惟日夕偃臥而已。一日味爽。鄉人忽來醒漢洲而告之曰。北軍搜查已至此間。萬一害及先生。是我以留先生者。誤先生也。

此心復何以自明。今已爲先生買一舟。逕往漢口計錢四千。已與之矣。別備錢四千爲先生途中藥餌不時之需。先生宜急行。毋爲邏者或鄉里無賴子所見。漢洲感極不能爲詞。鄉人扶掖之走僻道。登舟致聲珍重而別。舟行半日。遇逆風。泊於荒村。狂濤拍舟。漢洲不勝其簸蕩。便覺神經隱隱作病。每一震撼。則全身筋肉咸顫顫酸楚。不可言狀。仰臥如僵。不言不動。不飲不食者。亙三日。舟人惡之。議棄諸岸。適有一漁舟同泊。漁人乃一少年子。聞而意大。

不平斥舟人曰汝得人舟值而棄之中途將救人於危急而轉促其死亡甯有人類而可以出此者乎汝苟懼累盍以是人畀我我當將養之且送之赴漢口舟人悅盡沒鄉人所與漢洲錢而以漢洲與漁人遽揚帆而去漁人乃以漢洲返其家漁人有以老母所以將護漢洲者無異家人骨肉漢洲靜臥數日能步履矣漁人擬送之漢口而苦無資四出告貸漁人之族叔聞其事來誘其姪曰今慝逃人禍滅門矣速首諸官可以免禍又可以得錢豈不大妙何必自苦而四出告貸爲也

漁人勃然不悅曰將謂我人頭而畜鳴者耶我安能賣患難之人以自肥族叔大詬而去漢洲聞之意不自安且懼其族叔之告密因而累及漁人也乃決行漁人詢其所適漢洲曰吾仍返常德耳漁人曰奈何自投羅網漢洲曰不然方今俶擾未定逃人四匿偵者搜遠不搜近人情也漁人以爲然遂挈

舟送之。常德泊城外僻處。與漢洲約曰。苟覓得而友。則甚善。苟覓之不得。當以翌日日中爲期。返就吾舟。吾仍爲君策。所以去漢口者。漢洲乃入城訪其友。則已盡室避難。行詢其鄰。不知友之所往。旁皇無計。擬仍返就漁人。時正日晡。行至城門。則以戒嚴。故早闔矣。窘極將欲謀一夕之食宿。思及友有所善娼女。有姑者。所居匪遙。試從之探友之所在。乃趨曲巷。叩有姑之門。有姑拔關見漢洲。大驚喜。遽牽以入密室。曰。凌慙子。湘人呼愚戇者曰慙子。竟未死。耶。是日聞若被槍。滿妹對我終夜泣。及明且齎酒楮往奠。若竟未死。耶。漢洲固亦有所善倡女。曰滿姑。與有姑比鄰。甚相得。適滿姑之幼妹名又滿者。方在有姑處。嬉有姑。乃呼之前。曰。汝速告汝姊。凌慙子生還矣。又滿諾而行。有姑又止之。曰。汝母多言。宜密告汝姊。汝姊外不得使他人得聞也。又滿躍而去。少須。滿姑馳來見漢洲。遽握手哽咽不成聲。漢洲極意慰之。乃止。

見漢洲鬚髮茸茸塵垢蔽體亟呼湯爲漢洲澡沐衣履悉易以新者有姑又治酒酌漢州始詢別後事故漢洲一一爲之言又言將赴漢口而苦無資有姑滿姑皆曰吾儕當竭力以成君行是夕漢洲宿於有姑之室漢洲每臥輒苦腦痛不得熟眠滿姑坐擁漢洲于懷摩撫澈曉漢洲始得一美睡明日滿姑盡質所有衣飾又稱貸以益之得錢二十餘千有姑亦質錢十餘千助之乃爲之辦裝又滿聞漢洲窘不成行亦託詞向鄰媪假得錢二百文攜來相贈漢洲笑却之又滿以爲外已失聲哭漢洲受而慰之始已滿姑與有姑商乃遣人送漢洲至臨資口始歸復命漢洲乘輪船抵漢資用又竭乃覓友人友人褫衣付質得銀元四漢洲遂赴滬往訪陳英士英士資之以金往仁濟醫院視其創醫者曰創已深矣苟遲四十八時卽不救爲出鎗彈並碎骨六七斤三閱月而後有瘳漢洲常以語人曰吾之身死之餘也孰能以死餘之

身而畏死乎哉。

以太曰漢洲義氣丈夫也不謂拯諸危急者乃爲鄉人漁人及娼女嗚呼鄉人漁人娼女而以義俠傳此士大夫之所以不得有義氣也哀哉社會包士馬湖南人前清光緒中遊學日本未幾歸國適蔡子民在上海派克路辦一明新學堂教職員皆具有新思想抱有種族革命宗旨者士馬聞而喜遂入校肄業國文教員萬福華質直人也每與儕輩論時政未嘗不太息痛恨一般全軀保妻子之官於是王之春奉清命與俄國劃定國界交涉旣訖中國蹙地數千百里清廷旌其能使巡撫廣西之春赴任道出滬上福華思所以誅之者乃購手鎗將狙擊而死之學生與聞其事者士馬外尙有某生某生惜福華之奮身一擊以爲明珠不可以彈雀力勸止福華不從某生乃潛毀其手鎗機翌日福華挾手鎗跡王之春於金谷香番菜館之春方登樓

審公。廨判爲十年監禁。並由英捕房率人往抄明新學堂。全校人皆駭走。士馬適有事在自修室。倉卒不及遁。所幸身服西裝。急走入講堂。踏風琴而歌。捕頭來詢之。對以身爲日本人。任教授數月矣。而不名一錢。今茲來索脩脯。詎全校無一人。是以在此間候之。士馬操日語。甚不純熟。巡頭英人聽之。乃一字不解。呼一善日語之繙譯來。則其日語程度較士馬尤淺。亦不解。士馬云。何但驚怖。士馬出語之速。眞日本人言。諸捕頭釋之去。士馬旣得脫。往公廨以探問。福華福華遂以室家相託。士馬慨然諾之。蓋福華有妻無子。時方函命其姪某甲送其妻來滬。懼妻來而身已入獄。則其妻乃進退維谷矣。士馬旣諾。福華未幾。福華之妻某氏果偕某甲至滬。寓於四馬路某客棧。士馬往探爲言。受福華之託。仍當送之返安徽。某氏大閔曰。我夫與若曹同謀。

暗殺胡爲吾夫一人入獄今我犯婦也若曹亦當送我于捕房置我於死士馬憤懣不能言仍諒其爲婦人女子也忍不與較罄己所有之數十元給與某氏謂將以備不時之需容當別籌川資旋安徽遂去某氏得錢則大悅是夕與某甲出觀劇又赴宵夜館醉飽而歸購得鴉片烟同榻相對呼吸至曉士馬奔走告貸舌敝履穿僅乃得數十元遂詣某氏請行期某氏以爲此間樂不思皖矣士馬以謂上海居大不易再三言某氏始無詞而終不肯返里士馬乃送之居於蕪湖思爲之策一久長計乃通函友朋極力籌款詎某甲淫于烟又淫于賭無錢輒索諸某氏某氏則索諸士馬士馬無奈百計羅掘以應久而無以爲繼友朋籌款者又無復函某氏見士馬無錢則長跪以要求之曰與其拮据以死不如從吾夫死於獄士馬被逼閔默以爲傷以爲福華不計生死利害爲公憤不恤其身乃有此婦乃有此姪心灰氣索遂渡江

至一古刹結帶于梁思覓死適爲一老僧所見趨而慰之曰人身難得奈何無故覓死士馬曰吾自有不可生之事理非方外人所能與聞也老僧熟視其面曰然然當今之世苟欲以人理自處則所以處世之道疏矣宜無所往而不可以倖生顧老衲雅善風鑑吾子血性人也目前所遭之窘迫誠非人類之所能堪然爽氣見於眉宇自今三日以往憂必可解吾子如以爲謬則請緩死三日憂仍不解者老衲當結纒以速吾子之縊也士馬爲之解頤留居二日老僧促之返蕪湖曰今日必有佳音士馬惘惘然歸則浙友蘇友均在各學校集得千數百元來矣某氏知有錢可供某甲之揮霍卽亦不復咆哮士馬思委金而去則旣已諾福華矣未可以食言乃思覓一俠士出福華于獄聞人言湘潭有俠士某者能雪人間之不平擬往覓之而某氏則懼士馬之舍已而去則不復能予取予求也必欲偕行士馬不得已乃挾某氏及

某甲入湘。

既抵湘潭訪所謂俠士者竭數月之力輾轉覓得之而所謂俠士者則故故不與之相見士馬一以精誠求之逾年俠士避無可避不得已遂見士馬一接談之頃而俠士之底裏盡露蓋其人徒有虛聲尙不及儒林外史中之張鐵背其人者士馬嗒焉若喪方不可奈何頃湘撫俞某方窮治黨獄湘潭之人頗有疑士馬之舉動將犧牲之以臘取當世之富若貴者士馬乃又挾某氏某甲適蕪湖自是以往無日無時不爲某氏某甲之牛馬極力籌資以爲供億某氏某甲乃極酣參荒亡之樂迄辛亥革命一時功名立之士偶思及福華尙在西獄亟思出之以爲名商始與滬上領事團交涉福華乃得釋出土馬乃奉某氏歸諸福華曰曩承先生以室家相托今日可以卸責詎福華中于某氏之潛言以謂士馬非端人轉於人前詈士馬士馬聞之忿極詣

福華曰：我與先生素無金石之契。先生平日自有其刎頭之友，乃臨難而託。我是先生已誤之於始也。顧我以不輕然諾，故爲先生力任室家之累者十年。於茲生平之志事及前途之功業，一一皆銷磨於先生一家之米鹽瑣屑中。自問曾無所負於先生，士馬祇自負耳。乃今先生轉以士馬之效力爲當，然而以尊夫人想當然之說，污士馬有不潔之心，與形跡。試問此十年中，士馬苟欲自縱其非人類之行爲，世上多美婦人，豈惟尊夫人足當一盼？士馬頻年備歷艱苦，慘毒都不置意。獨先生今日以禽獸目我，士馬不能任受。請從此與先生長辭，生母相見，死母相聞，要當有一言贈先生，先生之旁自有其禽獸者在也。拂衣而去，不知所之。

以太曰：古之君子爲人謀而忠，其結果必至于衆謗羣疑，冒天下之大不韙。愚哉！士馬胡爲乎生？今之世爲古之人。

新嫁娘夢語

柳青

青年女子初作新娘。私心之愉快。愛情之濃厚。有非他人所能言語形容者。但是女子性情大抵含羞帶澀。縱有快活之事。祇有蘊諸心。不肯形諸貌。是以新婚時。侯對其可愛之郎君。感情上無限融洽。形迹間偏多隔膜。凡一顰一笑。一舉一動。故意禮重。示人不可狎近之氣。概豈知迹似疎者。情愈深。貌似離者。神愈合。舉郎君之聲音笑貌。縈繞於腦海。印嵌於心頭。于是夢寐之間。不覺流露。往往有發爲嚙語者。

蘭芬女史。二姨母之季女也。幼習詩書。長嫻吟詠。針繡線織。莫不擅長。嘗自出心裁。刺百鳥朝王圖。見者歎爲神技。貌豐腴。不喜脩飾。天然丰度。較諸濃抹豔妝者。有霄壤之別。性殊凝重。不苟言笑。故姊妹行中。每呼之爲鐵面美人。前年畢業于本省女子師範。遂居家輔佐姨母。整理家務。條理井然。吾母

愛之。適二哥自上海商校畢業歸。倩人介紹。經兩方同意。遂訂婚媾。迨舊歲寒梅破。獵春渡江邊。一對璧人。載詠百年。偕老在我。向則呼之爲姊。氏者至此。以嫂氏稱之矣。

結褵之後。夫婦之際。相敬如賓。褻狎狀態。從未一入眼簾。二哥性素放浪。不受俗禮拘束。乃鑒於新人之厚重端肅。亦悉改其平昔態度。自表面觀察。兩人似不解愛情者。孰知以是揣測。則大謬不然。

桃花映日。楊柳迎風。嫂氏來歸。月圓兩度矣。一日。老父謂二哥曰。近世潮流。非工商實業不能立足。爾雖卒業商校。根底尙淺。乘此時機。盍渡大西洋。吸取彼邦商業上之道德智識。以備他日應用。二哥曰。諾。於是擇期啓程。嫂氏送至滬濱。余亦偕行。及至春申江上。卸行李於名利客棧。余以初次來游。強二哥攜往各處瀏覽。見夫園林之美麗。市肆之繁盛。不覺歡欣鼓舞。而嫂氏

乃興致闌珊。處此熱鬧場中，恆有視而弗見，聽而弗聞之概。既而出洋輪船，啓旋有期，二哥檢點行裝，嫂氏幫全整理，駕車同送至舟中，須臾汽笛嗚嗚，似催促行者登岸。余循例珍重數句，而嫂氏俯首至胸，淚隨聲下矣。幸二哥鎮靜再三，安慰始離舟，同車返寓。

自輪舟回來，旅館中電光齊放，時已黃昏，因擬明日歸里，不事出游。嫂氏欵枕而臥，余就燈下讀報紙，未卒一頁，乃聞嫂語曰：『天氣還未溫煖，你身上的絨線衫褲，且慢脫卸，罷免得受了風寒，犯了疾病，教人擔憂呢……況且你的身體比我弱得多，處處保重，纔是就是讀書求學，果然青年要緊的，也要休息，休息不然，腦力太傷，將來很不受用的……』聽至此，疑與我言，方欲作答，嫂又續語曰：『牛奶餅、葡萄乾，你最喜歡吃的，這是我昨天新買來的，你此刻遮莫餓了，自己取來吃罷……香烟不是好東西，多吸了傷肺氣，』

又傷腦力勸你以後少吸的纔好呢……時候不早了壁上的鐘快到十一點了你還看這什麼書呢不如睡罷就是朋友的信明天早起來寫這又不妨的』余聞此數言知其夢語依舊讀報不去理會詎嫂又言曰『昨天陳媽來言阿母時時牽記我要歸去幾天恐你寂寞若不歸去又掉不下老母不如我們倆個一塊兒去好不好呢……公公教你游學這句話真麼求學是青年要緊的但我的心中似……你果真就要起身麼看來遲幾天便……愛郎！愛郎！！你不想我冷落麼……你到了那邊就要寫信給我的……海洋中風濤很大你身體不大壯健處處慎謹的纔好呢……我的身體不能隨你去我的心似跟你去了愛郎！愛郎！！你這回出門非一年半載恐怕不能歸來麼』語至此已嗚嗚咽咽哭起來了余遂掉下報紙遽呼其醒相對無言草草而睡。

呆漢發財奇譚

庸 庸

呆漢蘇省某邑人。姓嚴。名曰漢光。累世務農。尙堪溫飽。人極笨拙。往往知有二五。不知有一十。衆遂呼之曰呆漢。清光緒初年。蘇省連年水患。歲收歉薄。呆漢生計。遂入窘境。雖無父母子女。而夫婦二人。已有饗餐不繼之勢。妻不甘食。貧去而傭工於城中。呆漢子焉。一身租田數畝。春不知種。夏不知耘。卒致甌上生塵。流爲乞丐。轉輾流徙。以至鎮江。然丐須有丐之術。呆漢並無所長。手托一盂。坐立街頭。往往終日不得一飽。於是內受飢餓之逼。外受風雨之侵。骨立形銷。漸近鬼道。一日倒臥於某教會禮拜寺前。氣息甚微。勢將待斃。有教徒陳君見而憫之。命車載往某醫院中。居匝月。病始痊。醫生令其離院。呆漢以無家可歸。對院長函告陳君。陳君固院中董事。遂使司門役之事。呆漢既任門役。朝啓夕閉。無爽時刻。門前階下洗掃清潔。是以院中執事不

以其呆而厭惡。反利其呆而使用。月應得薪三元。不知支領。有時給與之。則曰。吾無用途。司會計者。遂爲積存。如是歷十餘年。院長奇之。告諸陳君。陳君憫其呆而愛其人。乃取其十餘年薪金。代存於某典肆。俾資生息。而呆漢若不干已。絕不顧問也。

陳君本浙之定海人。固屬富室。兼營商業。營宅京口。將永居焉。有妻妾各一。子二女三。僕役十數。輩傭人不爲不多。求其如呆漢之無忝職守。不獲一人。於是商諸院中。攜回私宅。仍畀以門役之職。而呆漢之不負委託。如在院然。清光緒二十八年。江南大疫。死亡枕藉。旬日以內。陳氏家中染疫死者。計有五人。所生存者。僅陳君夫婦暨其幼子而已。既而所雇羣僕。染疫死者。又數人。其未死者。託詞辭去。所留而未去者。僅呆漢一人而已。未幾夫人亦以疫死。幼子又繼起染疫。維時治湯藥。滌污穢。惟恃呆漢。而呆漢奔走趨奉。令

唯恐不及絕。不知疫癘之能害人也。既而陳君以悲傷焦慮漸致抱病。呆漢伺候於病榻之旁。有呼必應。不命之去不退。如是者二月有餘。陳氏父子之病賴以告痊。

陳氏于死亡疾病之秋。呆漢不憂不懼。及服侍其父子轉危就安。亦毫無德色。于是陳君感激之心益非言語所能形容。乃謀爲之成家。詢其家中眷屬始知曾娶一妻。代爲馳書故鄉查詢下落。豈知其妻久已轉嫁。不知所往矣。欲爲另娶一時無相當之人物。色久之得一張氏婦。係基督教徒。守寡多年。人頗誠懇。且操持家政井井有條。結婚之日。賀者在堂。陳君取呆漢平日積存之薪金并益以自己財產十分之三。共十萬金。當衆與之。且囑新人善爲護持。呆漢獲此意外巨財。既無喜色。又不言謝。不過呆視而已。張氏善治家。家業日隆。生一子。已十八歲。入校讀書。尙聰敏。而呆漢之呆無改舊態云。

惡訟師日記

余訟師也。捏無爲有。化曲爲直。余亦猶夫人之技。而鄉黨間猶上余以一字之徽號曰惡。一若余之訟師能翹然於衆訟之上者。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矣。惡之徽號。何自來乎。猶憶二十年前。里人金氏弟昆。因爭尺地涉訟。其弟就商於余。余詢其事實。金弟曰。此尺地固吾兄所有。第兩宅接壤。吾欲擴吾居。不得不收用此地。情商不通。迫而出此。今兄訴吾於官。且請勘矣。兄係明經。又爲邑廟董事。吾乃布衣。理又兄直。奈何。余曰。爾兄非目盲者乎。曰然。余曰。余授爾計。從我行。訟無不直。喜謝而去。越日。邑尊來鎮勘金氏地。金弟先往。迂官一見。卽跪地請曰。今日之事。請公祖不必究理之曲直。地之誰屬。總以地斷歸吾兄。感德無量。緣監生早年失怙。所恃惟兄。長兄如父。爲弟者不能曲盡孝敬。致兄長上訴於公祖。監生已慙歉無地。兄素剛烈。目又病盲。萬一

訟不得直。或致鬱怒成疾。監生百身莫贖矣。且兄亦愛吾。此次之事。諒必誤信人言。邑尊大加嘆賞。連言我自冇道理。既而官至米行公所。金兄杖而往見。其弟則扶之而行。及階曰階。及席曰席。備極恪恭情狀。既見官。謂金兄曰。余觀汝弟是好人。同氣連枝。似不必涉訟公庭也。金兄憤曰。公祖今日來勘地乎。相面乎。倘自己能得料理。決不敢仰勞公祖。官怒曰。汝在余前尙倔強若是。平日欺侮乃弟。不問可知。地不必勘。案不必問。曲直余已了然。余自有法處置此案也。金弟跪地曰。求公祖息怒。憐吾兄年老殘疾。憐吾兄年老殘疾。開罪公祖。監生願代兄領責。官向衆人曰。你們試瞧瞧。兄則如此。弟則如此。彼曲直奚待吾判。於是此訟遂歸弟直。里人知策之出自我也。遂贈吾美號曰惡訟師。民國二年。余因事遊滬。又經辦一案。此時新竹干霄律師徧地。老朽如余。不復挂人齒頰。不意以一監守自盜案。意氣凌人之大律師。竟至一

經理某君。任事十餘年。不無無私有弊。號東去世四載。小東係學界中人。不解經商絡脈。且前兩年留學外洋。民軍起事。始行回國。少年性情。喜奔走國事。號務從不顧問。此番因二次革命。南軍大遭失敗。小東熱心國事。欲以號產捐給南軍。調查賬簿。核算所差甚巨。質問經理。經理不肯承認。小東乃延律師以監守白盜七萬六千三百金。訴於租界會審公堂。經理亦以巨資延律師辯護。律師察閱案情。敬謝不敏。經理窘甚。聞知余適在滬。乃來余寓懇設法。余曰。此案證據確鑿。欲化曲爲直。良平復生。亦難着手。第余無論如何。必使君得直。不然。一世英名。不因此掃地乎。客大喜。問計從安。出。余曰。若在律師。僅知徒求跡象。在事實上做去。雖籌劃至明年今日。亦無善果也。昔作時文。曾有臨空作文一法。今辦此案。亦須撇去本題。臨空做起一法。君之小

東不是奔走國事。欲以號產捐給南軍者乎。曰然。余曰。南方革黨。政府正在懸賞緝掌。某某二偉人。其名不均。在通緝中乎。滬上偵探密布。四出搜緝黨人。君祇消倩一心腹友。密往鎮守使署偵探處告發。俟使署緝拏之令下。君卽飛報貴小東。貴小東要緊逃命。君之訟事得解。感君救命恩。日後亦決不致有他事發生。君則於貴小東走後。卽往公堂投到。催請開庭。倘因原告未到而改期。則屆期再往催請。再催三催。必得開庭而始止。原告不到。勢必將案注銷。而君可脫然無事矣。倘慮原告律師爲全權代理人。質對時不無稍有窒礙。可趁此時間。趕造假賑。必使出入相抵。無隙漏可尋。君固無憂不勝也。此君從余之計。果獲完全勝訴。余承辦之案類此者甚多。惟在清代法網嚴密時。不敢稍留筆跡。爲人所乘。凡有事就商於余者。余惟起稿水牌之上。令彼熟讀。卽拭去之。故三十年來。從未一吃訪牌。此則余稍足自侈者也。

舊官僚日記

舊官僚在今日。已成爲過去之名辭。則余重提舊話。不幾如天寶宮人。講說開元故事。不勝今昔之感乎。雖非時代。雖非鬼蜮。猶是誰謂古今人不能相及。憶余二十年前。大挑得以知縣用。分發浙江候補。聽鼓三年。未獲一短差。困苦殊甚。同鄉官恐余之借貸也。相遇一拱。不及寒暖。已避去。某歲。某中丞來撫浙江。余閱邸抄大喜。緣中丞係余閩業師。且曾延余課其少子。在京時甚相得也。余于是摒擋行李。擬往上海迎迓。每日最大公事。惟是細閱申報。一日。見露透電載中丞已從天津乘輪南下。余卽趁滬班招商內河輪動身。到上海。他事未遑。先購閱本日報紙。幸中丞猶未至也。越日。中丞抵埠。住某某大旅館。余卽具手本往謁。幸蒙延見。垂詢頗詳。辭意極懇摯。立委余襄辦筆墨。且曰。此來獲一故人。吾心甚喜。并責余數年來未通音問。殊屬不合。隨

飭价遷余行李。與中丞同居。余此時心花怒發。覺地輒如棉。不勝吾足之蹴踏。及隨同中丞到浙。同寅同鄉。聞知余之殊遇。咸來稱賀。避余者均來就余。且備極懇摯。備極恭惟。招宴無虛日。送禮者亦絡驛不絕。同鄉某太守。及仁錢兩邑尊。且命其夫人來拜吾山荆。歡好有逾弟昆。時中丞事無巨細。每垂詢及余。有所貢獻。亦均蒙採納。以故署中人亦無不敬余。惟同事中有一少年。係中丞如君之胞弟。余因其不學無術。且出身卑微也。頗不禮之。在署二年。余已蒙保過府班。中丞念余辛勤。且憐余寒素。是年糧道上轅。中丞卽以余名薦。指差採運浙漕。糧道本已有人。力與中丞爭。不獲。快快而退。署中人咸來賀余。余知漕運優差。口雖謙讓。心實愉快。諸同事且嚙金錢。余滿座恭惟。羣頌余能。余此時志得意滿。幾不知塵世間尙有困厄事。不意時閱再日。驚信傳來。言海運總辦已發表。係糧道之親信某太守。余驚愕如癡。莫解所

丞如君之弟。忿余之不禮。屢思有以中傷。及聞余得海運優差。夤夜見中丞。力稱余之才識。闔署無人能及。年終公務冗煩。此君一去。某等雖奮勉。恐終不免有所遺誤。爲中丞計。似不宜失此良佐。然恩出自上。某等何敢多言。不敢多言而仍不忍不言者。恃中丞之厚愛耳。中丞爲其所惑。乃命糧道自由派委。未幾。中丞歿於任。余又爲黑員矣。親吾者又倏變爲遠吾者矣。余於是大悟。遂棄官不作。

酒徒日記

酒逢知己千杯少。事大如天醉亦休。余爲酒徒。余何所記。余一生最大事業。惟有喝酒而已。余之喝酒。有贊成者。有反對者。贊成余者。余之酒友三四人。而酒店之店東。與一二酒保。則贊成最力。反對余者。余之家族。而反對之最

力者。則惟余妻一人。共和時代。例須取決於多數。贊成余者。既居多數。余惟有喝酒而已。猶憶一日。余大醉歸家。時適暮春。困人天氣。余因排悶。與二三酒友競酌。不禁大醉。歸卽和衣臥床上。忽覺有人推余。并耳畔有輕聲呼余者。余開醉眼視之。則余妻也。余妻曰。爛醉如泥。如此良夜。何余曰。吾醉欲眠。君且去。明宵有意抱衾來。余妻曰。拼命喝酒。能不傷身。隨爲余解衣去襪。余心極感。余妻醉人心裏清。私念從今後。當絕酒不飲。時喉間乾燥。當向吾妻索茗。吾妻進以冷茗一壺。余飲之甚甘。味勝甘露也。飲畢。向裏床沉沉睡去。既而又有入推余。余問爲誰。仍是吾妻。吾妻之推吾爲何事。則余不得而知也。余因醉甚。不暇詢問。次日醒來。覺脚後有嚶嚶啜泣者。視之。仍吾妻也。問之不答。再三撫慰。始曰。終日與酒爲命。家中事全不管。一若非汝之家也者。勸汝早出早回。酒能傷身。飲毋過多。終不肯聽從。半句大醉回來。睡如死狗。

夫妻間絕無半句話。人生遭此。有何趣味。薄命如余。惟祈速死。余曰。從今後當涓滴不飲。吾妻不信。余當設誓。此後倘再醉飲。定作龜也。妻聞吾誓。不禁莞爾。余曰。家中事。余自問未曾放棄。米鹽瑣細。有君代勞。銀錢之出入。余亦月月計核。此外更有何事。余妻曰。休假作癡呆。家中事除銀錢外。汝豈別無所事乎。言談間。報有客來訪。余出迎客。則酒友某君也。客曰。七賢社今日係蔣企翁值社。企翁辦事認真。一壘二十。陳花彫紹酒。專差向章東明辦來者。余聞言。不禁饞涎欲滴。妻前之誓。早忘却在九霄雲外。蓋吾儕七人。組織一七賢飲社。四日一叙。輪流作東。一月輪遍。今日值蔣君作東也。是日依然赴飲。依然沉醉而歸。吾妻之嘮叨如故。余醉極欲眠。不之理也。及酒醒。吾妻以誓言相詰。余強辨曰。社酒原在例外。俟此月社席輪遍。當宣言解散。不再聚飲。其實余依酒爲命。戒飲真戒吾命也。吾妻初尙勸諫。後亦聽吾自由。不再

進逆耳之言矣。是月，蔣企翁忽遭鼓盆之戚。吾儕勸其曠達，日設酒爲之排悶。蔣君大戚曰：「從前醉飲歸家，余妻輒爲余守門，輒婉言幾諫，戒余少飲。當時頗厭其嘵叨，今則醉死亦無人顧問。家中盡不關痛癢之人，雖欲求聞嘵叨，不可得矣。痛切吾心，飲難下咽，奈何？」吾儕廣爲譬解，蔣終戚然寡歡。未幾，余病濕而大便不行，延醫診治。醫者言症係脾約，由過飲傷脾所致。戒母飲，余亦覺肌肉頓消，病勢非輕。於是斷酒進藥，旬日病稍差。忽見床下有一物，觸眼甚新異，乃男子鞋一雙也。余素無此式鞋，怪甚，詢吾妻。吾妻言係余自外著歸者。余曰：「此鞋脚寸極短，余何著看？且余友中亦無著此式鞋者。余更何從得此？」妻曰：「余何能知汝？汝每日酒水糊塗，此鞋確是汝著歸者。家中更無男子，汝不著來，更誰著來？汝醉余不醉也。余無言以辨，細思得母前日之誓應乎？無惑乎邇來聽吾自由也。」曰：「前余在酒店飲，鄰室有人向余指指點點。」

點旋即輕言議論及今思之不無有因也。余於是恍然大悟。從此立志戒酒。而向日之酒友。無不嗤余以鼻。余祇好笑罵。由他笑罵也。

媒婆日記

余輩媒婆。仗三寸之巧舌。兩脚之奔波。張家公子美如玉。李姓姑娘貌似花。某也良田千頃。某也奩贈萬金。語言無根。騙人上當。不過圖兩姓之媒金。充一己之私橐。如是而已矣。而怨女曠夫。藉余輩之媒介。得少舒其幽鬱。則余輩於社會。亦未始無功也。余輩所最恨者。厥惟新學界之自由男女。彼輩自由結婚。不需余輩之介紹。打碎余輩之飯碗。滅絕余輩之生計。故余輩嘗宣言。自由結婚。卽和奸之變相也。不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足稱爲正式夫婦。使余一旦得爲檢察廳官。定以和奸罪提起公訴。庶使彼輩自由男女。知余輩媒婆地位之重要也。今年三月。同業沈媒婆。與賭一東道。思之頗堪發

笑。西鄉錢姓。巨家也。一少女未字人。年二十矣。凡女子至二十年齡。最爲緊要。俗稱廿字關。若逾二十而字人。卽將爲人繼室。欲爲元配。須二十內也。以故閨秀至二十年齡。其父母必廣託余儕。爲之覓壻。錢姓曾招余至其家。以女相囑。肉店夥友王某。年二十有四。未有室家。求妻之心甚熱。聞錢女美而且富。陡見覬覦之心。懇沈媒婆作伐。沈以鸞雅相差過遠。不之許。沈至余處閒談。談及此事。余曰。大好事。何不爲之撮合。沈曰。昔有八十老嫗。頭童齒豁。雙眼齊盲。思欲改嫁。許媒人以重酬。一媒爲之作伐。嫁與一二十許美男子。文定之初。媒人告乾宅曰。余半世爲媒。惟以誠實二字。爲各家所信用。今坤宅小姐。面貌固甚姣好。惟嫌年齡略大。蓋其年已有十七八廿二三也。乾宅曰。十七八廿二三。也不爲大。媒人曰。更有一語。小姐滿頭精光。惜有數莖白髮。口中則滿口玉牙。其雙瞳則少有微恙。乾宅急問兩眼之恙。看得出否。頭

上白髮多未。媒人曰。兩眼之恙。斷然看勿出。白髮祇二三莖。餘均精光也。乾宅曰。苟如此。不足爲害也。及娶。係一頭童齒豁之瞎嫗。怒責媒人。媒人曰。余均已說明。小姐年方八十。余故曰。十七八。廿二三。十七十八。合得三十五。廿二廿三。合得四十五。三十五加上四十五。非八十歲乎。小姐係禿頂。祇剩白髮三四莖。非滿頭精光乎。雙目齊盲。非斷然看勿出乎。看勿出者。小姐自己看勿出也。滿口肉牙者。言牙全脫去。以齦爲牙也。故曰肉牙。今若與王某撮合成功。不幾與此事相類。余命不爲人打煞耶。余曰。打煞也未必。沈曰。不信。君自爲之。余願賭五元之東道。余曰。毋悔。於是沈嫗令王某來懇余。余一力擔當。並授之計。王大感激。許余傾家報酬。余至錢姓。運余粲花之舌。稱說王姓公子之貌美多才。城中大姓。均願字以愛女。王公子選婦苛。未有遇也。錢詢余田產有若干。余曰。王姓喜經商。田產不多。祇八百有一畝耳。錢曰。能如

是是亦足矣。隨寫庚帖與余。越旬日。余送王之玉照至錢宅。并知照小姐八字已合過。大吉。錢曰。余尙欲請人往相視。乃約期而返。屈期。王極意修飾。并假得男女華服兩身。一身白衣。一身則衣其母。陪其母至店東新造之宅第中。令其母端坐客堂。手白銅水煙袋。專事吸水煙。已則徘徊其側。其母驟遭優待。莫解所以。已而相親者至。見新造第宅。備極宏敞。新壻與太夫人。家常均衣華服。起居已不凡矣。於是立即允吉。王某大喜。即日文定。悉索敝賦。所費約二百金。余得特別酬金二十元。是年九月。即行親迎典禮。結婚之後。始知王某身爲肉店夥友。一貧如洗。喜事中一應開支。尙須取給於新娘。新娘訴諸父。乃父大怒。向余問罪。曰。他事姑不問。汝言田產八百有一畝。今在何處。余曰。在王之伯伯處。余言不誑也。蓋王之伯伯有田一畝。王則無有。故余言明伯伯有一畝。君自誤會爲八百有一畝。相差不已甚乎。錢因生米炊成。

熟飯。無奈余何。於是沈婆所賭之東道。遂爲余得。

敗子日記

敗子二字。人以此名吾。吾實不甘承認。成王敗寇。當吾揮金如土時。孰不媚吾。孰不大少爺吾。曾幾何時。金盡囊空。人窮財竭。而媚吾者。轉而輕吾。頌吾者。轉而譏吾。太少爺吾者。轉而敗子吾。於是吾敗子之名。轟然於鄉黨矣。雖然。吾不敗也。人何以興。此敗子二字。吾實以千萬金錢購得者也。夜闌人靜。擁敗絮席地。臥冷廟中。蘆席上。回溯五六年來情況。歷歷如在目前。豪情勝舉。亦足自快。較之吾父之一毛不拔。惜金如命。相去奚啻天壤。吾今雖已敗落。無家無室。孑然一身。自奉猶日需一金。吾之收入。則全恃夫乞貸。吾舊友及吾父。執或親戚。憐吾之暴落。難也。有求必應。恤吾二角或一角。或銅元數枚。積少成多。每日鴉片之奉。茶酒飯食之需。綽綽乎有餘裕矣。較之吾父當

日。坐擁十萬金。而自奉儉約。終年茹素。不祭祀。家中不見烹魚肉。且持籌握算。胸襟無開展之一日。勞碌一生。誠何苦也。每屆租米開倉時。吾父黎明卽起。部署一切。蓋父性吝嗇。米鹽瑣細。亦必躬自督察。開倉事繁。添雇短工。煮飯慣例。增水不增米。爲增米所費巨也。收租之處。係特別建築者。鋪地之板。活動而富有彈力。上置米斛。吾父則高坐高凳而監察。佃戶來還租。米下斛過大半。吾父則縱身跳下。地板受擊彈動。米卽暴落。計每斛之出入。逾二三升焉。父又善於辭令。米之量入。必逾於斛口。若係次等米。則向佃戶曰。汝自知之。米次如是。不應稍滿乎。不然。余太吃虧也。若係上等米。則曰。似汝良心之好。鄉中人不數見也。宜上天佐汝。年收大豐。汝之米極好。余竟愛不忍多平去。好在汝收自田中。稍滿亦無妨也。以故收入頗豐。然其自奉之刻。尙不如今日之我。故吾謂若吾父者。眞所謂枉爲人世也。吾性好揮霍。吾父在時。

苦不能暢所欲爲。然私債已負有二萬餘金。待父天年。清償本利。吾父不得而知也。吾父嘗教吾持家之道。吾隨聽隨忘。何曾記憶。吾思若父者。吾之忠誠老僕也。畢生勤勞刻苦。到底何嘗帶半文錢去。而此儻來之十餘萬金。不_一够吾五六年之揮霍。掙來錢財。自己不會用。而必欲煩吾代用。天下竟有如是愚人。最可憐者。吾父之遺產爲吾盪盡。而吾家之戚友。無一人尤吾。無一人不尤吾父。僉言刻薄之家。理無久享。吾之如此。均由吾父不德使然。余今別無所患。所患者連朝天雨。熟人少遇。借貸不足。烟癮不得過耳。一日余癮極無奈。只得至岳家求吾妻。至則吾妻大責余。余深自引咎。言將力行改過。并動之以情。吾妻爲余所惑。一時情動。自解去其小衣。余急搶之而出。蓋此熟羅女褲。猶八分新。典之可得洋兩元也。然自此吾妻戒備嚴。余不得重施騙術矣。或問余日後作何計較。余答惟知圖目前。得過且過。誰暇計及日後。

此非余一人之私言。余二三患難友。境况同余者。亦均作如是想也。

老太姑娘日記

人生不幸作女子身。事事聽人擺弄。已極無窮之感。喟况寂處深閨。秋月春風。等閒飛度。年年歲歲。惟影相隨。香衾自解。溫存寒暖。無人詢問。伶仃孤苦。有如余輩老太姑娘者乎。感懷身世。良足悲矣。回溯十年以前。閨中三五談友。晨夕過從。或窗前共繡。或燈下論文。天真爛漫。不識人世。有有憂患事。今則余三五談友。均已出閣。散處四方。惟薄命之余。仍寂處深閨也。余友出閣。余必往送。其飲待嫁宴也。余必往陪。臨嫁種種針黹。余必往助理。每吃一回喜酒。必失一良友。而使余增無窮之感慨。余之感慨。容爲良友惜別。抑爲自悲身世。余實不能自答。第見新婚彌月。新夫婦舉行回門典禮。吾友與其夫。纏綿繾綣。如比翼之鸚鵡。余心不禁怦然。暗羨吾友之有福而已。此三五良

友。先後竟出一轍。是可異也。更可怪者。則吾友於新嫁後。體必加豐。其面上必現出一種可愛之異樣光澤。何爲而至是。余屢密詢之。吾友。吾友笑不言也。余自吾友畢嫁後。而閨中絕少知心之友。雖有抑鬱。無從訴語。余母謝世已五載。老父聾而且瞶。雖有兄弟。各自顧其家政。故卽與欲語。家中竟無可與語者。余秉性溫和。然生平所最致憾者。厥惟星家之談。惑世誣民。莫此爲甚。憶余十五歲時。吾母命星者爲余推命。星者言余命太剛。夫以余性之柔和。何來剛命。星者之言。真可謂之不值半文錢。而舉世靡靡。偏爲所惑。世間好事。被此輩嚼舌所誤者。不知幾許矣。余之落落寡合。此亦一大原因也。去年春。余年齡已屆三十。吾父憐之。始爲余擬改年庚。噫。弱絮輕塵。不知飄零何地。晨妝對鏡。劇自憐也。余思老父風中之燭。設一旦不測。則熒熒之余。將何所賴。嫂氏與弟婦。與余性不洽合。涇渭同流。其源各異。不能強也。吾兄與

吾弟顧家猶且不暇。奚能恤余。父或棄養。吾惟遁入空門乎。經卷蒲團。了此一身而已。雖然。余而若此。余不僅不能對吾父母。並不能對吾自己。忽吾父扶杖入。溫言語余。言城中某紳。挽人來求婚。某紳年纔三十有六。斷弦已逾年。人頗練達。余因此係汝終身事。不得不詢之汝。汝意云何。余低首不語。白覺頰際烘然。父追問再三。余只得曰。任父所爲耳。父曰。若是。吾竟允矣。余聞父語。胸次頓釋然矣。

六言文

仿衙門韻文告示體

老白

照得上海堂子。	天下四海聞名。	金字招牌挂起。	並非秘密賣淫。
小姐蘇州出產。	別處場化弗興。	揚幫雖然風月。	蠟奎蠟奎難聽。
普慶清和會樂。	同春壽康和心。	幾條坊里塞足。	挨家密密層層。
一到夕陽西下。	但聞絲竹之聲。	老官碰和吃酒。	堂差叫得起勁。

王叫精勤寶玉。李叫花園素珍。張叫樂安韻籟。陳叫吉慶晴雯。
哈人勿叫二排。算俚土生木鈴。局票賽過雪片。宛如告急電信。
相幫分投去送。攜開脚步飛奔。不多一刻齊集。坐得好像圍屏。
盡是嬌嬌滴滴。一陣衣香髻影。有個武頭辟拍。有個假裝斯文。
烏師先生一到。袋裏摸出胡琴。絃索伊里挨癩。隨手扯個過門。
高唱秦瓊賣馬。低唱教子東人。房間裏向鬧熱。還要豁拳助興。
五魁七巧八馬。要想吃酒勳羸。正在興高采烈。又來一個可卿。
人品果然獨一。跟局愈加出等。鵝蛋面孔雪白。猩紅櫻桃嘴唇。
生得弗長弗短。身裁小鯽靈靈。魘夢看見中意。就此問俚小名。
跟局低聲回答。說奴是叫阿金。新從蕩口出來。原籍黃埭出身。
真正鄉下粗坯。規矩一呆勿清。要望大少包謊。迴眸淺笑傳情。

大少聽罷開口。阿有幾位歡迎。少頃席散同去。大家舉手贊成。老白想想眼熱。讓我權且停停。等俚跟子轉去。明朝告訴諸君。

今昔美人之比較

老白

昔日美人愛花牙齒。今日美人愛白牙齒。

昔日美人說話如鶯。今日美人說話如敲破木魚。

昔日美人走路嫵娜。今日美人走路傾筐啫咯。

昔日美人之腳如團筍。今日美人之腳如綽板。

昔日美人之衣服長到掃地。今日美人之衣裳吊過胖灣。

昔日美人配親至少紅帖三道。今日美人結婚祇要金戒一只。

昔日美人好畫樓居。今日美人喜大旅館。

四言文 仿小熱昏調

老白

長三唱過。再唱么二。棋盤街上。頂老王記。挂出牌子。弗瞞天地。
末等營業。頭等生意。弗賒弗欠。現鈿交易。高喊移茶。怪聲怪氣。
小姐一羣。人頭擠擠。大家出來。立得集齊。碰看老官。揀精揀肥。
長短黑白。總歸嫌比。只有一個。略爲中意。勉強應酬。領到房裏。
先問尊姓。府上落俚。說子姓張。又說姓李。攀談起來。肉麻有趣。
阿媽進房。門帘掀起。一盆橋彎。一盆水梨。吃吃講講。問問嫖例。
碰和請酒。亦要十二。老死價鈿。眞弗便宜。坐不多時。歸去來兮。
一只哭洋。吊臘盆裏。還有一種。山梁野雞。大興里口。汕頭路底。
挨家擦戶。連一接二。太陽落山。飛來飛去。搭着客人。明朝糴米。
無不主顧。餓瀉肚皮。黃昏站立。直到雞啼。狂風猛雨。大寒天氣。
想想可憐。從何說起。香紛地獄。佛難救濟。更有私巢。名曰台基。

良心喪盡。不知天理。勾引良家。密約幽期。閨閣千金。烏衣子弟。
 且圖眼前。樂此不疲。消耗金錢。弄壞身體。大好聲名。一敗墮地。
 如此行爲。干犯法紀。上海世界。真正放屁。奉勸青年。打定主意。
 萬惡淫首。勿被色迷。誰無妻女。還債有期。我不厭煩。詳詳細細。
 苦口婆心。作此糲糲。

四言文 仿小熱昏調

老白

上海灘上。市面興盛。女閩三百。約計萬人。說起白相。人人高興。
 走進堂子。臘氣直噴。挺胸凸肚。伸長頭頸。相幫立起。掀動電鈴。
 耳朵觀裏。的鈴鈴鈴。樓上阿姐。奔出房門。迷花眼笑。攜手歡迎。
 王少李少。叫得殷勤。老三老四。纏夾勿清。尖字先生。大小難分。
 看俚年紀。十六挂零。身材稱樣。打扮文明。弗長弗短。婀娜娉婷。

開出口來。蘇州聲音。又是嬌俏。又是甜淨。如此人物。能不動心。
 老官中意。場面幫襯。擺起檯面。花酒就請。忙寫客單。鱉腿飛奔。
 洋行小開。候補鄉紳。頃刻到齊。安排點心。先碰撲克。做些輸贏。
 西貝鈔票。帶得滿身。小姐看俚。像個闊人。放出手段。送客留鬚。
 當日淺水。真個消魂。一攀相好。無限恩情。弗買香水。定買絲巾。
 汽車坐坐。旁若無人。吃慣用慣。算啥正經。一節帳上。近乎千金。
 光陰容易。疾如流星。將到端午。主意拿定。對俚勿住。無啥別文。
 三十六著。拔脚就奔。初十等過。弗見形影。燒子甲馬。無處去尋。
 先生發極。本家擔心。帶檔娘姨。奔斷脚筋。怨天恨地。個個死人。
 落俚曉得。老官空心。造此孽障。永無翻身。皮肉營業。末路謀生。
 這班漂匪。真弗該應。要到地獄。第十八層。我做一篇。四言韻文。

高貼牆上。龜鴉留神。亦是勸世。並非熱昏。

怕老婆日記

三月初七日庚子晴。清晨起。他昨夜臨睡時。囑予至五妹處借醬色夾襖。因他已約定白克路陳公館三姨太。愛蘭格路朱二小姐。霞飛路李姑奶奶。同至龍華燒香看桃花。我昨夜少睡。勉強揉眼而起。洗臉後。輕輕開抽屜。取皮夾子。輕輕爲他下好帳子。輕輕細步出房門。輕輕下樓梯。出門雇街車。至新開寶訓坊五妹處。叩門登樓。五妹正在睡鄉。上海風氣大抵日當夜。夜當日。臥則必須兩三點鐘起。則必須九十點鐘。予看手表。此時不過七點四十餘分。需有一鐘多之耽。閣遂坐于沿窗檯畔。五妹好夢驚回。問係何人。予卽答。應告以借夾襖事。五妹素知阿嫂心急。遂披衣起。囑予少坐。渠卽開櫥取夾

醬色者一件用舊報紙包好略與五妹閒談數句卽別下樓出門再雇街車。匆匆歸房中猶寂靜無聲我妻在黑甜鄉作蘇姑子好夢也待他醒來當可報命午後將差使交卸石頭石掇去至長樂吃茶返家已十一時他不在家。據媽子云壽聖庵老和尚請他去吃素麵予未便早睡待他至十二鐘方歸。囑予明日早些叫醒好願備梳頭舒齊至龍華不致侷促并囑予至龍飛車行叫小金榮汽車小金榮鎮海人侍奉最爲週到他故最歡喜坐其車子別人開車總不滿意予一一應允始就枕西鄰荒雞已喔喔三次高唱矣。初八日大晴八句鐘未到陳宅三姨太已敲門來候我妻孰知我妻嬌懶成性酣睡猶未醒也予代爲招待一切少焉朱二小姐亦到我妻遂起身梳裹匆匆將畢李姑奶奶亦來予識妻性久暗地囑小婢秀珠急喚小金榮御車夫免得予妻稍不如意又動肝經火旺汽車到彼四人與予點頭而別予妻。

臨行時頻頻回首叮嚀無事不他出甚矣予妻之只顧自己行樂當此陽和天氣獨令爲之夫者如黃雀守雕籠予若不應而與之強不須多一場閒氣甯忍耐勿言非懼怯實爲省事耳是日予妻燒香助願連車資大菜等共耗去五十餘元予聞知不敢說其浪費也但能博其快樂予亦快樂

初九日小雨予起身不過九句鐘往西門候老友鄭君長談鄭君備肴堅留午膳予以出門時未告予妻誠恐彼起身索予不見又惹動肝氣不得了故推詫別故匆匆歸幸予歸妻尙未醒也是予之出妻亦不知耳十二打鐘聞床上有悉窣聲遂掀帳問其買甚點心妻微笑謂予曰昨日遊龍華頗覺吃力今日擬不出門汝速邀鄉鄰來或往請李姑奶奶陳太太等來又小麻雀消遣汝亦可坐一脚弗必東奔西走予聞之大喜迫不及待至本弄邀得二人遂促予妻入局予本不敢促予妻一事者今日之促予妻者實開宗明義

第一章破題兒第一遭也。予心快甚。戰十六圈大勝。予妻亦小勝。天喜臨門。所謂雙進也。客去夜膳即眠。

初十薄寒微陰。白克路有人來請予妻。云打撲克。予妻一聞打撲克三字。如前清秀才之聽中狀元。不管好壞。不問情由。無處不往也。遂起身草草料理。攜款雇車往午膳。專人來取鈔票。傍晚又使人來取首飾匣。予知其必大敗矣。心雖知其大敗。又未便趕往勸阻。若不與來人取物去歸家時。勢必與我爲難。謂予不顧其面子。故使坍台。渠性如猛虎。決不放鬆。一念及此。祇得揀與首飾盒一持之而去。入晚仍不歸。予急飭用人至白克路五四號用人。喘吁吁歸告曰。五四號房室空空洞洞。寂無一人。據看門老翁云。午後搬去。纔交屋也。問其遷往何處。彼云。上海灘上搬來搬去。誰來管你者。故管門人且不知也。何況其他。予聞知此信。一夜未合眼。

十一日天明時略一朦朧見予妻捧鈔票一捆面有喜色掀簾而入擲鈔票於地余代爲拾起似的真我妻無疑上前欲與握手握手熟就予妻忽改怒容悻悻然似欲擊予者予一跳驚醒知是邯鄲一夢予醒後再行往尋自覺無謂太甚至十四晚上休息依然不見人影此事離奇不能解釋我必追蹤尋獲以釋真疑難道從此天涯破鏡乎總由予之歡愛逾分以至於此耳十六晚予妻狼狽而歸據云共負七千五百餘元予只願妻之得能安然無恙亦云幸矣所負區區尙足挂於齒頰哉。

最好山歌集成

小紅口唱
老白手述

清和月二十五夕。氣候酷暑如中夏。臨街小戶湫溢悶。人攜蒲扇攤竹榻。老妻稚子話笑門前。牛翁飽飯自北市。過嵩山路返校。深巷轉角住。三兩貧家殘燈閃。眸坐兩三貧女。中有一人似十七八孩兒。作曉風楊。

柳之歌。予恨不能爲吹白石之簫。停蹤側耳聽之。覺嬉笑怒罵幽怨淒涼。多在俏喉嚨細聲音中流出焉。錄之於此。願普天下錦繡才子佳人傳誦。

繁華世界說春申。上海一到就像發財人。衣食住三樣都講究。吃儆着儆算啥大正經。良心弗像炭團黑。此刻辰光那做人。這種民蠹污我口。今後不必再談論。更有一種好百姓。規規矩矩過光陰。起早起磨黃昏。日工做到太陽暗。夜工做到大天明。一日能做幾文錢。十個指頭要養一家門。着衣住屋樣樣貴。再加米糧飛漲如馬奔。大男小女一壳落（蘇州人謂人多爲一壳落）。八口全靠一個人。縱有三頭六臂也難開發。這三頓六水那應承。（蘇州人謂吃爲三頓六水卽一日三餐之意）苦煞哉。小百姓。叫天天不響。入地地無門。意

欲告訴總統徐菊人。千里迢迢在北京。意欲告訴好督軍。督軍恰恰做壽唱戲文。意欲告訴省長聽。那裏曉得昨日快車到杭城。白相西湖蘇小墳。一首新詩歌一曲。淋漓墨妙寫上憐才亭。（蘇小墓葬於憐才亭下）好官從古能風雅。講起柴米油鹽太俗情。諸君何不吃肉糜。憂愁快樂自家尋。柴荒米貴希什麼。譬如區區青霧吐。烏雲吞鴉片。一榻靜橫陳。一兩紋銀煎七八分。將烟較米誰貴賤。諸君何必苦擔心。要出告示真容易。此後糴米改章程。不論升斗論分量。拿管秤來秤介秤。從前十吊大錢買一石。現在五角小洋買一斤。百姓聞知雙淚血。號啕哭轉破牆門。抱兒抱女一陣牛衣泣。想後思前無別文。只得懸梁高挂一條繩。全家老少見閻君。苦煞哉。小百姓。

吳人有十月芙蓉行小春之小山歌句俗而雅意淺而深曼聲緩唱亦頗入趣老白夙喜烏烏竊仿其調演成十首引吭而呼以博諸公一笑并請君爲我傾耳聽也

十月芙蓉行小春 一張告厝新聞哄動子幾化人 遠到南京近到浦東大小各碼頭個朋友盡到上海來噓 要看盛杏蓀個大出殯

十月芙蓉行小春 新世界遊戲翻出花樣新 現在已經預備好場處噓 等到一舒齊馬上要大跑冰

十月芙蓉行小春 上海灘上多奇聞 倒說篤小白臉合股開張男堂子噓 機關在九馬路打狗廳

十月芙蓉行小春 今年頂苦是天津人 洪水爲災幾及一百零五縣噓 幸虧得慈善團賑濟真熱心

十月芙蓉行小春。勸諸君總勦討堂子裏個紅倌人。俚僚吃慣用慣白。

相慣個野鴛疇。坐獵屋裏那能坐得定。

十月芙蓉行小春。少年時軋朋友要留心。一軋淫朋匪友終身無挽回。

個疇。一世週纏弄弗清。

十月芙蓉行小春。自由結婚太離輕。男歡女愛不過一時高興疇。到

底總歸勿成文。

十月芙蓉行小春。爺娘個恩德海樣深。僚曉得領大一個小因要吃多。

多少少個辛苦疇。粉骨碎身報不清。

十月芙蓉行小春。弟兄原有手足情。斷不可聽信枕邊言語弄到家不。

睦疇。千朶桃花一樹生。

十月芙蓉行小春。歎世間誰是百年人。秋去冬來如一夢疇。不如型。

仁講義做一個葛天民。

小山歌

老白

▲選花總統

▲管領羣芳

十月芙蓉照豔陽。羣芳選舉大會場。花花世界就是新世界。卅里洋場處處香。

繁華門巷小陽春。青樓彼美有百千人。好花枝爭把風頭出。北里從今有政聲。

富貴花王羨牡丹。大總統選出就登臺。百花齊聽中央令。香色安排

作主裁。

副總統是二難并。品藝才貌迥出羣。倘逢滿任有缺席。將來一一可

推升。

萬喚千呼始出來。求人才總理果然難。春風秋月多忙碌。府院中大。事一肩擔。

觴政纔完局政傳。平章國事有經權。千紅萬紫多消息。絲竹東山仰。

謝安。

吟詩讀曲有餘情。大部清才超絕倫。水閣桃花新扇子。風流不讓李。

香君。

清狂放誕貌堂堂。落雁沈魚仿古裝。環肥燕瘦纖穠合。態度從容說。

妙常。

木蘭變服作將軍。刀鎗劍戟在房門。執鞭隨鐙有佳公子。扛搶搨拐。

有小王孫。

潘氏河湯一縣花。桃花薄命歎咨嗟。願將十萬金鈴護。永保西施住。

若耶。

十二月花名

仿無錫人搖船山歌調

老白

正月正來鬧龍燈。

上海灘上有幾化白相人。

阿曉得爲名得利忙忙鹿。

鹿盡是假個嘖。

還勿如吃估着估尋尋開心是頂頂真。

二月二吃撐腰糕。

新世界發現獵篤泥城橋。

當中有千奇百怪百怪千。

奇說勿盡話勿盡話勿完新花樣嘖。

山東人打話望裏張來又一瞧。

三月三薺菜開花結牡丹。

世界原是大舞臺。

有新舞臺歌舞台鳳舞台。

笑舞台天蟾舞台舞台多得無其數嘖。

請問唔篤阿看見木人頭戲榮舞。

台。

四月四薔薇阿姐要嫁人。

拆白團來子一大羣。

說道我今年二十三歲。

正在蕭條寂寞想吃天鵝肉嘖。

省得我登報出費廣求婚（有登報求偶。

之貧士某)

五。月。五。石。榴。花。照。眼。紅。 歎。人。生。到。底。一。場。空。 唔。篤。阿。看。見。守。錢。奴。一。錢。
如。命。爲。子。孫。作。牛。馬。疇。 到。後。來。白。楊。枯。草。哭。秋。風。
六。月。六。荷。花。透。水。開。 鮮。鮮。大。少。爺。總。算。光。降。哉。 頭。上。白。草。帽。身。上。白。長。
衫。脚。上。白。鞋。子。挺。胸。凸。肚。像。煞。有。介。事。躩。進。新。世。界。疇。 鄉。下。朋。友。認。到。子。
俚。今。朝。相。幫。別。人。家。扛。棺。材。

『七月七因牛郎織女相會話長暫時停唱鵲橋散後即便高歌八月八
當與月宮仙子同舞霓裳也』

中國淫業號

妓女之實事

白老

中華民國九年四月上海工部局提議禁娼。援禁煙舊例。按戶抽籤減少。以十年閉盡爲止。此誠良法。美意之善舉焉。然不知天下萬物欲絕。其去路要當先斷其來源。禁其不爲娼妓。是禁其去路。而非斷其來源也。如斷其來源。則又如何須調查娼妓之發祥地。以蘇州上海兩埠而論。上海爲娼妓之人數。上等自長三書寓。中等么二。下等野雞。及花烟燈。并有所謂鹹肉莊臺基。私門頭。碰和檯。淌白釘棚等。每一門類。中卽以至少之數。一萬計之。已不下十萬餘人。蘇州離上海不遠。其範圍縱不迨上海之廣。然默察之。亦何止五六萬人。以上海蘇州兩處統計。已幾達二十萬人左右。然二十萬左右之娼。

妓。豈。盡。屬。上。海。蘇。州。本。地。產。出。者。哉。來。自。近。境。鄉。村。者。多。商。埠。多。一。娼。妓。卽。鄉。村。少。一。織。女。耕。婦。織。女。耕。婦。有。益。於。國。家。娼。妓。則。專。害。夫。社。會。在。局。外。則。視。娼。妓。爲。苦。境。在。彼。娼。妓。則。視。娼。妓。爲。樂。境。而。視。織。女。耕。婦。爲。苦。境。織。女。耕。婦。戴。月。披。星。胼。手。胝。足。日。在。勞。碌。辛。苦。之。界。若。淫。娼。賤。妓。看。花。飲。酒。快。意。稱。心。日。在。嬉。遊。戲。謔。之。間。彼。年。輕。無。知。女。子。何。知。道。德。與。羞。恥。只。顧。安。樂。與。歡。悅。在。鄉。間。聞。人。傳。說。蘇。州。上。海。之。情。景。心。中。早。存。一。蘇。州。如。仙。宮。上。海。如。月。殿。恨。不。速。離。荒。烟。蔓。草。之。孤。村。而。早。赴。玉。宇。瓊。樓。之。奇。境。一。旦。被。人。紹。介。或。被。人。勾。引。或。至。金。閨。或。至。春。江。其。心。搖。搖。其。身。栩栩。宵。死。於。歌。樓。舞。榭。酒。綠。燈。紅。之。地。再。不。願。復。歸。白。壁。超。生。於。斷。垣。頽。竈。華。門。甕。牖。之。家。矣。好。逸。惡。勞。好。富。惡。貧。人。之。恆。情。初。無。足。怪。故。禁。娼。一。事。實。爲。極。難。之。問。題。欲。禁。娼。則。非。

近之處而陳述之并望在上秉禁娼之權職者供一二藝蕤采鈞焉知我罪我聽諸悠悠有心人秉筆直書功過愛憎本所不計耳。

妓女之出產

天生人類不外男女兩種猶禽獸之分雌雄也故非是男卽是女女而不稱閨秀名媛而呼之曰妓自別於閨秀名媛而獨成一種下賤之女矣然妓非生而爲妓者或爲家境所迫或爲父母所命或爲宵小所誘或爲利慾所溺或爲歡樂所陷夫而後入衙院居門戶以清白之玉體被千夫所指而今日之妓女滿坑滿谷果從何處得來哉茲先舉最繁盛之區若甯滬蘇杭京津漢廣八大埠之妓女言之餘則大同小異雖不中不遠耳。

南京之妓

金粉六朝江南春色秦淮水榭舊院板橋丁字簾前釣魚巷裏果屬脩短合。

度音聲則輕圓甜淨而頗滑稽。服裝則繡縠披肩金珠點額。件件作時世裝。况青樓妓女哉。故少年身入勾欄。任汝鐵將軍石羅漢。泥菩薩不與妓館往還。則已如與妓館往還。早晚終墮其迷魂巧陣。其中妓女來自離城。二三百里之黃埭蕩口角直章練塘者爲多。『現在上海蘇州無錫一帶妓館中之侍婢。寵姬。黃埭蕩口角直鄉間人居大帮。竟與前清衙門裏必有紹興人典庫裏必有徽州人也。寫作一笑』

上海之妓

上海在八十年前。茫茫雲水莽莽烟波。一蒹葭蘆荻鄉也。兩三漁艇夕陽帆影而已。若今日金吾不禁。玉漏無催。火樹銀花。城開不夜。癡想天上神仙寶窟。或亦無此繁華富麗。家家紘管戶戶琴樽。夜夜元宵朝朝寒食。然其中之粉白黛綠。娉娉婷婷之紅牙翠袖。女郎何自來耶。大半則鴛母出金錢。買自

田間者所謂美人。傾國十年前一個黃毛鴉頭也。教以歌曲。飾以衣裳。工以酬應。遂作搖錢之寶樹。或則小家碧玉。略具資首。性本風流。不甘寂苦。甯入污泥。不思雪嶺。此種人亦屬多數。

蘇州之妓

吳縣繁華。金昌佳麗。自真娘一葬虎邱。西子重遊蠡市之後。代產美人。賀季長謂女子家能飲山塘水七日。眉目骨節皆清香。則蘇州之秀逸可概而見。前清有蘇州爲狀元婁子相公出產之語。殊非全妄。蘇州女子不論富家貧戶。其皮色則薄白帶黃。而嫩雙瞳黑白分明。而活動身材。嬌小玲瓏。而婀娜人之來遊蘇台者。一見吳娘。魂與色授。非吳娘之魔力。足以攝人。實人之自溺於吳娘之情也。蘇妓之出身。類都黃埭。蕩口。角直之村姑。一經點綴妝束。即可惑陽城。迷下蔡。甚矣美人之值錢焉。

餘若北京天津廣東無錫揚州杭州等等各處之妓半係土著半係蘇人夫果書不勝書記不勝記茲從略恐讀者諸君嫌其繁瑣耳

妓女之與市面關係

妓女之名位最賤其魄力最宏聲勢最大奧援最多手腕最靈心思最毒與市面之盛衰極有關係從無通商巨埠而不見娼樓妓館者娼樓妓館多則市面興盛娼樓妓館少則市面衰敗其影響捷於桴鼓理有不可解者

妓女之與政界關係

妓女乃烟花賤質耳官家乃富貴高品也何妓女竟與官家相提並論不知其中實有至意存焉試觀近來官場無分大職卑仕祇須剝得民膏幾斛莫不爭嬌猷媚於芙蓉帳底石榴裙下且有傾慳囊情甘棒呈巨款娶名妓以爲榮者如上年江西某參議院議員聞新世界選花總統名付身價金二萬

兩笙簫。鑼鼓。花燭。洞房。大禮。親迎。儼同。結髮。不知。錦衾。未暖。而遽。賦分。飛郎。自東。而妾。自西。鴛鴦。陡作。鸞鵲。矣。二萬。黃金。一時。羽化。聖經。所謂。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信然。

妓女之生活

男耕。女織。爲衣食之源。若男不耕。則何由得食。女不織。則何由得衣。故男耕。女織。爲一家一身養命之源。若男不耕。女不織。則飢餓可立而待。今世之無衣食而貧且窶者。大半不耕不織之徒也。惟妓女則不然。其生活全從皮肉。媚詔佞而得來也。且妓女平日之用度。較尋常庸衆人加倍。蓑衣必錦繡。食必珍羞。居處有華屋。侍奉有婢僕。出則高車駟馬。入則一呼三應。雖紅閨翠閣中。玉體千金。要亦無此青樓闊綽。其故何哉。蓋因妓女乃衆人之玩具也。今日生張戀愛。其供給有張姓。擔任明日來熟魏。流連其澆裏。有魏郎酬。

付源源不竭。求取無盡。故雖妓女之生活程度。高過泰山。自有天來覆護也。妓女之一類。實爲人世之蛀蟲。拆屋之利斧。而彼少年癡漢。壯歲夢生。陷溺其中。至死不悟。可勝嘆哉。可勝痛哉。茲聞有實行禁娼問題。眞觀音救世之慈悲心。特恐無人乘此野航耳。

妓女之人數

世界以身發財之妓女。恆河沙數。這本糊塗帳。無人算得清楚。卽以吾中國而論。通商巨埠。有數十處。除蘇滬外。每埠約一萬人。卽有幾十萬人。此幾十萬之妓女。出名賣笑。賣藝。賣身者。也。外有侍妓之婢。僕。養妓之父母。藉妓女爲活之戚屬。一妓。至少有十人之擔負。則統計之。幾百萬人矣。此幾百萬人。不耕。不織。無慮。無憂。且居必華屋。瓊樓。畫閣。安其身。衣必錦繡。春羅。秋縠。章其體。食必珍錯。鴨臠。雞肫。適其口。出則雕輪。翠幃。入則喝雉。呼盧。日則嬉笑。

酣歌夜則疊衾倚枕。雖天上神仙亦無此歡樂。然世間有此一種人類。吾國有此無數妓女。不知一日一月年年歲歲。消耗金錢。伊於何底焉。長此不禁。有增無減。言念及此。不寒生慄。中國安得不窮哉。今上海工部局有禁娼問題。是實愛吾中華。救貧救弱之大補丸也。吾人宜竭力調查人數。而逐一分別安插之。若徒禁止其營業而不爲之謀出路。亦非所宜焉。

妓女之習染

古語云。習慣成自然。墨子曰。人心猶絲也。染於白則白。染於黑則黑。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習俗相染。君子小人。有轉移。所謂與善人交。如入芝蘭之室。坐久而不聞其香氣。與之俱化。與惡人交。如入鮑魚之肆。坐久而不聞其臭氣。與之俱化。可見人之本性。因人因時因地而變遷焉。若妓女則自幼鬻入娼寮。搗母撫爲己女。教之歌。教之舞。教之媚。客教之酬。世或三四歲。或五

六歲墮落妓院之後。至破瓜風信年華。此二十年中之所見所聞所談道。皆陷人害人。使人淫樂。騙人財物之勾當也。安有所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工。從父從夫。從子之良訓哉。著書者曰。世界多一妓女。猶深山多一猛虎。大澤多一毒龍。細思之。妓女之猛毒。實遠勝於深山之虎。大澤之龍。何也。蓋猛虎在深山人能望其風而速避。毒龍在大澤人能瞻其雲而遁逃。妓女則不然。闢迷香之洞。築迷人之館。布迷魂之陣。更加以燕語鶯聲之酣言。蜜語紅衫翠衲之豔服妖妝。縱令鐵心肝石肚腸之魯男子。驀然見此五百年風流孽窠。縻不拚身傾命。但願入其洞。居其館。墮其陣者也。

妓女之心腸

古諺相傳有句云。河底點。得到人心點。勿到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輩心志何能捏定而無所更動哉。况彼身落火坑，朝張暮李，有錢即可買其身，然有錢祇可買其身體，不可買其心腸也。至問妓女之心腸，究作何等狀態？我今故作一比例說之：妓女猶蛇蝎，其心腸亦蛇蝎也；妓女猶虎狼，其心腸亦虎狼也；妓女猶猩猩，其心腸亦猩猩也。總而言之，凡屬女子，慾壑難填。至於妓女之心腸，更爲難畫，難描，不弄到他人筋疲力盡，骨髓乾枯，不止。我知其心腸之顏色也：非若蠟之黃，非若火之紅，非若靚之青，非若雪之白，非若砂之赤，實似漆似墨，似煤灰似萬年不見天日之深山黑洞也。可不懼乎？世人一與妓女交，未有不被其毒者。一念及此，能勿狂逃。

妓女之手腕

凡人作事營業之所以得利與否，全恃自己之手腕。靈敏與呆笨而已。眼光看得準，手腕用得捷，不論何事，靡不帆隨湘轉，水到渠成。妓女則自幼身入

勾。蘭。媚。人。之。術。莫。不。研。究。潛。脩。精。益。求。精。無。微。不。至。真。如。木。雞。養。到。爐。火。純。青。故。不。與。之。交。則。亦。已。耳。若。與。之。往。來。聯。絡。無。有。不。被。其。牢。籠。入。其。圈。套。情。甘。身。死。而。不。悟。家。破。而。不。顧。嗣。斷。而。不。計。此。果。何。能。使。人。若。是。乎。豈。彼。爲。妓。女。者。別。有。魔。術。耶。非。別。有。魔。術。也。皆。緣。其。手。腕。靈。敏。能。攝。人。魂。魄。於。不。知。不。覺。之。間。手。腕。者。卽。非。語。所。謂。手。段。也。昔。嚴。嵩。秉。政。綸。扉。勢。焰。薰。天。嘗。謂。其。侍。役。曰。奉。我。者。生。逆。我。者。死。要。他。生。死。看。老。夫。手。段。如。何。妓。女。亦。謂。曰。愛。我。者。恩。寶。我。者。情。要。我。恩。情。看。俺。這。裏。手。段。如。何。

妓女之消耗

妓。女。者。七。慣。人。物。也。何。謂。七。慣。吃。慣。著。慣。困。慣。看。慣。白。相。慣。賭。慣。寫。意。舒。徐。慣。妓。女。則。嘴。裏。吃。油。身。上。着。綢。食。非。珍。膳。不。適。口。衣。非。羅。縠。不。稱。體。臥。則。銅。床。繡。被。日。高。三。丈。猶。酣。眠。看。則。滿。眼。榮。華。萬。貫。金。錢。何。足。羨。白。相。則。逢。場。作。

戲到處流連賭則樗蒲六博木訣五方事事随心椿椿如願終年終月所揮
霍者何可以筆墨形容之耶世之豪華公子顯赫貴官或藉祖父之餘蔭或
剝閭閻之脂膏見此可喜娘不惜千萬黃金買此七慣人物充床頭侍尸人
然妓女野鳥也飛鳴食宿絕無拘束一旦拗其天性歸入雕籠與之飲食與
之沐浴愛之若明珠撫之若寶瑟深情密意蔑以加矣孰知彼平時放蕩不
拘之七慣人物手被縛足被梏身心被監禁無一事能如其願快其志而欲
求其安處不變可乎昔人謂妓女者拆屋斧頭也娶之爲妾則猶喚巧匠破
巨廈立刻可見其牆塌壁倒棟折榱崩妓女之害如是如是真言之舌橋書
之筆顫焉

妓女之恣浴

妓女之排場越闊風頭越健聲名越大其身上之負債越多日積月累債台

高築橫弗嫁。豎弗嫁。東來逼。西來逼。弄到實無法想。只得放出眼睛。使出手段。揀着大頭瘟生。非敗家之子弟。卽蠹國之奸官。引其入我圈套。然後撒嬌撒癡。似真似假。蜜語甜言。一碗碗一杯杯。迷湯灌進。使這大頭瘟生。灌得滿身適意。心癢難搔。欲罷不能。勢成騎虎。或長或短。一聽妓女之命令。於是身價若干元。衣服若干元。將來既嫁後。服食如何。起居如何。名分如何。亦悉聽其調排。而無敢更加一一講定。事事舒齊。擇吉迎歸。桃葉桃根。作王家侍妾矣。鸚鵡鸚鵡。暮暮朝朝。竟有楊玉環與李三郎。七夕長生殿裏。作金釵鈿盒之盟。一若比翼鳥。連理枝。生死貧富不相背。負孰知世間最毒物。卽是婦人心。况彼迎新送舊人。盡可夫之妓女。哉廉恥且不顧。遑論乎道德。彼心目中。早有賞識人。在不過以汝大頭瘟生。權當澡堂老板而已。身上債負已淨。天

生。

妓女之下堂

妓女非池中魚籠中鳥。平時海闊天空任性飛翔遊泳。當身寄青樓倚門賣笑。時吃慣用慣。白相慣。所謂三慣世界也。一旦教作良家婦。當家有當家之規矩。箍頭管脚。裝出大人家風範。昔日之驕憨態度。不能些子拿出。則不幾短日如年。長宵難夢。左牽右掣。竟一步不可行。一事不可爲。一言不可笑哉。狂性難馴。過日度難。或有翁姑之督責。大妻之苦刻。小兒女之訕笑。則房中小不如樹上鳥矣。『古諺。甯做樹上一只鳥。莫爲房中一個小。』彼放蕩成性之妓女。豈能循規踏矩。守老家庭之古法。執箕帚。捧帷裳。菽水旨甘。事姑舅。賃春舉案。從夫子哉。



政客日記

塵 夢

著者曰。此余一星期來之日記也。亦吾最後之日記也。此後不復爲矣。故不得不存之。讀者讀至最後。當啞然笑也。

六月一日。星期二。極熱。晨至督署。謁張督軍。張督起極宴。平日非二三時不起。今日聞余至。爲之破例早起。延余入密室。議軍事良久。因留午餐。同席有楊督派來代表。余以其人爲學究。不可與言。略爲寒暄數語而已。晚自督署出。章桐翁秘書約游花叢。同游者有省長之五公子。晚十一時歸。

六月二日。星期三。陰。熱度已減。晨訪章秘書。章君言。國務院頗有聘我之意。先託章君徵余同意。苟得余一諾。章白總統命令發表矣。余緩却之。章君勸駕。嗷嗷不已。余不得已。乃假解水爲名。避席而逃。亦趣話也。夜自省乘車赴滬。擬明日赴東。以避政潮。

六月三日。星期四。自滬返省。因故人力勸勿東渡。故也。午入督署。談三時許。多機要事。晚接總統府秘書處水君電報。當即復電。夜囑書記復各處信三十件。復入省長公署。省長派余代表赴滇。余力辭。荐同窗趙吉翁自代。省長未許。必欲余往。余戲索川資二萬金。省長默然。時秘書某君在旁。謂省長曰。省長即許以二萬金。看其如何。余大窘。向秘書長揖乞情。秘書大笑。省長亦大笑。余曰。實告省長。滇道遼遠。如夫人難以同行耳。省長益復亦笑。呼酒共酌。省長飲量固豪。是夜益復興致蓬勃。諧談並作。至一時五十分而散。

六月四日。星期五。本月十八。爲交通總長次女出閣之期。友人共議公送份子。委劉吉甫兄代辦。約計每人千兩。余以爲太菲。必欲倍之。衆爭持不可。余反覆說明。衆尙不服。幾至用武。後乃由吉甫提議。折衷辦法。每人派千五百兩。品物由吉甫親至上海永安公司選購。

匯。

六月六日。星期日。微雨。晨起至劉吉甫處。同乘汽車訪省長五公子。公子患病。卽乞余爲診視。余爲接脈開方。時有名醫數人在座。見余方。皆嘆服。已而此信傳徧省長公署。省長之五姨太。六姨太。及十二小姐。均訂期約余爲之診視。余乃自悔多事矣。劉吉甫戲謂余曰。兄可掛牌行醫。不難發大財也。合座大笑。余曰。請自五公子起。每方索診金五十元如何。旁坐之兩名醫皆咋舌。午自公署出。同吉甫共至小金花處賭撲克。吉甫輸六千。夜復賭。吉甫又輸。向余借本。余許以黨員月費領到借以一月。夜十二時半歸。

六月七日。星期一。以前一星期之日記。呈三姨太查覽。此常例也。平日三姨太覽日記畢。無喜色。亦無慍色。今日覽畢。頗不悅。余恭侍其旁。未敢有聲息。

姨太忽大怒曰。汝幹何事。汝欺我矣。余曰。不敢欺。一星期內所爲事。有日記在。可復案也。姨太擲日記於地曰。汝之事。汝僕盡告我矣。汝之日記。皆是牛皮。無一字真也。余聞言。知黑幕已揭穿矣。自今日起。不復作日記。

著作家日記

塵 夢

著者曰。日記者。個人之歷史也。予之歷史。自有生所來。以至身死而止。原不僅匆匆七日。余之日記。自握管作文。以至手殭不能秉筆而止。亦不僅匆匆七日。而此七日之日記。則不啻余生平之小影也。有此七日。其他可以摧殘而廢棄之矣。

某日。星期五。陰雨。余晨起。方握筆構思。欲得一小說稿。苦無題目。忽聞丁丁叩門聲。則來者爲平子。其人吾雖微識之。然非稔友。平子勤殷道來意曰。某君者。方主某學社。欲以厚幣徵先生文。幸賜教焉。余曰。余固以貨文爲生者。

但得錢當無不可。平子曰：市價千言二番。吾則倍其值可乎。余聞言自忖。賣文亦有市價。奇哉。顧余平日賣文。多亦不過三番。今則比市價爲優。欣然諾之。問其題曰：代題凌波女士小照七古言詩一首。先生可大發揮。做數百字也。余聞言默然而已許之。此時頗難復却。漫應之曰：君三日後來取可乎。平子唯唯。辭余去。余以心思惡劣。小說稿乃不復能成一字。當窗觀雨以自遣。自晨至暮。說稿纔成一題目。

某日星期六。午刻猶未進餐。余妻方徐徐起。傭婢奔走於其前。惟謹。余妻謂余曰：昨日之小說當脫稿矣。余聞言默然不能置答。妻又曰：吾方計昨日脫稿。今日寄與彼方。明日可得酬金。吾已許傭人明日付其工值矣。余曰：獨不可稍稍乎。妻無言。余亦無言。而余之心思則已導引至小說稿上矣。

某日星期日。是日他人例有休假。獨吾輩無之。自朝之暮。余兀坐斗室中。盡

一日之力。草小說成。自誦三復。頗得意。不謂此時有投函者。啓視之。略曰。前托撰大稿。過期已久。迄未見惠。敝處不及待。已別用他稿。前議取消可也。余閱竟。不能作何語。適余妻至。徐徐曰。他人又來催索矣。余強笑曰。然。

某日。星期一。昨晚眠不適。今晨起極宴。仍復無聊。忽憶及平子求詩事。自思曰。今又屆期矣。此事以酬論。本不願爲。然得親成一詩。以置於美人玉照之上。亦自韻事。雖求之而不可得者。今何幸有此機遇。余於是竭吾余力。以作此詩。圖博彼美之一粲。自未至戌而詩始成。余妻問撰何稿。余不敢以實告。但曰。前日之稿。尙有遺漏。須補足也。余妻曰。傭人之值。緩至今日。猶未付。汝慣失信。吾不能失信也。余聞言。不及答。已入睡鄉。蓋倦極矣。

某日。星期二。連日陰雨。今始放晴。余以昨夜詩成。心次亦至爲愉快。但得吾妻不嗷嗷於吾前。吾即可偷閒度此一日。辰刻。平子至。來取詩也。余以詩示

之。平子讀畢。大喜曰。以字計。不滿一番。但此件有異於尋常。且又極佳。請以二番爲壽。余聞言竊喜。以爲平子之厚遇吾也。謝而後受之。平子去。余卽以二番付傭人值矣。

某日星期三。余於窘急之中。得此以付傭人之值。余心大慰。頗感平子。然前日撰就稿。與其置之高閣。何如一投日報。以我之名。當不在屏棄之列。思己卽臨時購信函。以稿實其中。付郵筒投大西洋報矣。囑家人曰。明日賣報者過吾門。爲我購大西洋報。余妻問其故。余不能以實告。但託言曰。吾友於明日行結婚禮。吾將觀新聞欄內。或載其事也。

某日星期四。余方酣睡未醒。忽聞窗外喚賣報聲。一驚而覺。及余披衣起。則家人已購得大西洋報進。余急披閱小說欄。見所登載者爲續稿。我之稿固未嘗見也。忽於此時。有新聞一則。觸余目簾。題曰。凌波之豔史。凌波者。非余

爲之題小照者乎。余此時安得不一讀其文。讀畢。余神志昏迷。不復能措一詞矣。其原文曰。

凌波。吳姓名媛也。以詩求偶。爲中國婚姻界別開生面之舉。昨聞有劉北平者。以題其小照。當選爲婿。一時聞者。傳爲美談。劉君之詩。爲七古一首。尤爲難得。故凌波激賞之。其詩附錄於此……

噫。此詩也。非余竭一夜心力而爲之代筆者乎。噫。

軍人日記

塵 夢

著者曰。余武人也。然頗好弄文。故亦操觚學作日記。凡余所記。亦多及文藝事。而又多成之於旌旗刀劍之間。是必大有可觀也。下文所錄。乃全豹之一斑焉。

某日。星期五。晨起。讀說岳三十頁。不禁神往。余生平最崇拜偉人。無論古人

今人。余皆崇拜之不暇。亦竊以偉人自命。然而余職不過師長。又無赫赫之名。余上有督軍。有海陸軍總次長。倘余自命爲偉人。將置督軍總次長於何地乎。故余自號爲小偉人。朋輩亦皆稱善。遂鐫此二字爲小章焉。

某日星期六。晨習大楷。適同事胡悅至。大加稱許。謂數百年來無此作。實則胡悅並不識字。彼稱其所稱。許其所許耳。余不耐聽。亂以他語。胡君問余夜來有夢否。余曰無之。因以轉問。則曰。昨夜夢見姜太公。不知何兆。余聞言大驚。曰。君亦知有姜太公耶。君不讀書。安得知此。胡曰。實告君。六年前。我固嘗爲姜太公者也。余聞言愈驚。不覺拜倒於地。胡續言曰。六年以前。汝嘗至某舞臺觀戲乎。如其至也。君當識我。余至此乃悟。胡固戲子出身也。相與鼓掌大笑。沽酒痛飲而散。夜間讀報。知前段總理善圍棋。欽慕無既。

某日星期日。今日例假。約同事數人至寓門撲克。余大獲勝。姬妾輩皆稱賀。

且以小方綢綴勳章以獻。上書小字。或曰撲克將軍。或曰撲克大力士。然余皆不滿意。因自擬四字曰。每門必克。自以爲詞意雙關。藝林傑作也。

某日星期一。以私函向京中某要人。請領軍米護照。適爲至友竊見。詰余曰。何兵之少。而食米之多也。余曰。君不聞吾軍皆廉將軍之儔乎。友人語塞。余大得意。以爲生平弄文。以今日爲第一快心也。夜復置酒自慶。與姬人輩飲。至一時而罷。

某日星期二。余素食阿芙蓉。繼因禁令森嚴。戒有日矣。今因腹痛苦思此味。顧早已賣燈買衣。賣槍買食。倉卒之間。何緣得此。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煙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余曰。此何時哉。不暇弄文矣。速出此以救我命。婦曰。姑與汝。然吾之藏此。猶以爲非供君今日之需也。余曰。供我何日之需。婦曰。供君置身戰場時所需也。我曩日見君睹撲克。每遇食足此物。精神

百倍。以睹推戰。想同一理。故吾藏此以有待也。余曰。卿言亦有理。然疾病之可畏。甚於砲火也。婦點首。出而與余食之。腹痛良已。晚又大食酒肉矣。

某日。星期三。命人購棋子棋局。以自練習。用爲干謁干木公之地步。購者入市未反。余閱報。據云干木公已完全失敗。余立將此願打消。須臾。僕人已捧棋子棋局入。余曰。來何遲。誤我機矣。應以軍法從事。僕人叩首乞命。余姑叱之去。

某日。星期四。同事胡悅又來。見余之日記。喜謂余曰。今督軍頗喜文墨。倘見君此作。必蒙提拔。余可爲君介紹。攜之往。他日富貴。勿忘我可耳。余夙知胡君爲督軍信任之人。卽拱手曰。謹託君。遂以日記簿付之。以去。從明日起。因無簿可記。不得不暫停數日。閱者幸勿責我缺課也。

議員日記

塵夢

著者曰。余爲日記。已十餘年矣。每年之首十二日。又逐日將前歲事。編一大事表。以備查覽。日編一月。十日而畢。十二月。今日者。於我作日記第十三年也。因仿記念之例。逐日編一年之大事。期以十二日而畢。

正月一日。前十二年。壬寅時。余爲秀才。是歲鄉試。余以五千元賣替榜。發得中副車。余與替人交涉。祇認半數。替人執不可。且曰。此事若發。汝我均不利。不如其已。余然其說。然以五千元買一副貢。殊不值也。至今思之。尙有餘恨。二日。前十一年。癸卯時。留學東洋之風甚盛。余思此乃終南捷徑也。比之科舉。易爲力矣。亟欲東渡。然而老父頑固。不以此舉爲然。余託言游滬。一去不反。直買舟至東京。而後作家書告老父焉。棄滿裝。易西服。然髮不敢棄。盤之帽內。冬夏不去帽。

三日。前十年。甲辰。是年留東京。日與狎友作狹斜游。計自入學至今。忽忽一

年而入講堂不滿十日畢業考試將屆自知難及格晝夜焦慮友人謂余曰無妨但費五百元買一文憑足矣余無奈竟從其計於是而畢業歸國國人爭歡迎之與余同歸者復有一人則矮美人是也。

四日前九年爲乙巳余新自東京歸人皆尊我曰東洋留學生適省城開辦高等師範乃延余爲法政教員第一日上課點名不識杰字學生大譁余亦憤然辭職去是歲乃娶妻吾父母所爲預聘者也岳家偵知余有東婦欲涉訟余大窘央人爲之說和以家資之半給妻贍養退婚了事。

五日前八年丙午是時余家已中落父母均於是年相繼病故余困乏幾不能支乃出而謀衣食至上海充報館通訊員往來京滬之間生涯頗不惡然以揮霍過度且在京結交權貴所費不資以致負債累累。

六日前七年丁未是歲以報館名義創辦一實業公司招股逾數萬略清我

之宿債。久之。公司不能成立。股東羣起質問。余乃以館事付友人。已則東渡。以神戶爲債臺焉。

七日前六年。戊申。是歲居東無聊。仍變姓名歸國。匿居鄉間一載。

八日前五年。己酉。適清廷預備立憲之議盛甚。乃入京。以法政謁當道。得小差使。居遼陽一載。鬱鬱無以自樂。復還滬。營報業。

九日前四年。庚戌。遇革命黨人某君。與之語。大悅。吾報卽爲其機關。受津貼焉。

十日前三年。辛亥。是歲民軍起義。余報以鼓吹革命有功。聲價十倍。

十一日前二年。壬子。民國成立。余以一報之力。居然以開國元勳自命。他人亦尊吾爲自由之神。出入車馬甚都。

十二日前一年。癸丑。當選爲議員。然余之志尙不在此也。

如當時素豐。回首十三年來事。不禁感慨係之。是不特我個人榮枯之跡。彼滿清民國。遭遞之大概。而人心風俗變遷之一斑也。議員之資格。大祇如是而已。豈獨我一人爲然哉。

內 外 婦 女 小 兒 科

姚 意 隱 先 生 診 例

不明生理不可以語醫不明物理不可以事醫不明五
運六氣不可以行醫意隱先生邃於理學博覽方書臨
亦二十年經驗尤富治傷寒溫熱時疫痢瘧癆瘵咳逆
噎膈消渴腫脹痿痺癰閉泄瀉失血諸痛一切沉疴宿
疾無不應驗癰疽疔癤瘰癧痰核癩頭爛脚秦効甚速
尤善治婦女經帶崩漏小兒驚風疳積間醫界能手非
漫以三指攫利者也寓上海徐家匯鎮中市門診一元
出診二元貧診減半

十大罪魁歷史

水真

◎徐樹錚

西北籌邊使。徐樹錚。字又錚。銅山人。性陰鷙。小有才。生平唯一不二之政策。以武力對內。以借債媚鄰。留學日本士官學生中之高材。而親日派之首領也。聰明自用。傀儡他人。而拔扈專橫。尤不可一世。近五年來。離間馮國璋。鎗斃陸建章。舉世側目。莫敢誰何。去年滬上某某報紙。載有安福部世系表。擬徐樹錚爲父。嫡派之外。且有義子。私生子。名目。謔而虐矣。段祺瑞三次組閣。段固爲政局之發動機。徐樹錚實爲機關手。任院秘書。而府院衝突。致釀復辟之亂。主張武力。而南北和議。終爲梗阻。實徐樹錚爲之厲階。至於蒙古取消自治。醜然據爲己功。而蒙人受其蹂躪荼毒。至今尙哭訴無門也。或曰。徐

樹錚與靳雲鵬皆段氏入室弟子。兩人旨趣頗不一致。靳氏第一次組閣。徐極忿懣。幾至尹邢避面。輿論界譏之曰悍潑妾婦。惟某外報曾著評論。謂袁世凱後。中國人才。當推徐樹錚第一。誹之歟。抑譽之歟。

◎曾毓雋

光緒丙午。清廷籌備立憲。設郵傳部。總轄輪路、郵、電、四項。次年即改爲交通部。純粹爲二三粵人所把持。交通系之罪惡。有口皆碑。無庸爲之深諱。然當時長部務者。對於交通事業。頗有所建設。每每因築路借款。輿論方面。不指爲『賣路』者甚尠。清室之亡。論者謂爭回路權一事。實爲導火綫。年來京漢京奉兩路。營業發達。北京政府。軍政各費。半取給於此。曾毓雋爲安福黨費之故。竟虧空至一千七百餘萬。全部生財。抵押殆盡。暗中損失。更不知若干。一千七百萬。將來民國破產。曾毓雋是第一位敗家子。或曰曾毓雋生長閩

嶠本一無賴出身。既敗其家。又將敗國。黃帝在天之靈。奈何降生此化生子耶。

◎李思浩

鎮海李思浩。十四五歲時。讀書於甯波某藥鋪。該鋪固合資營業。李以小開資格。覈核賬目。計學甚精。處世接物。尙不十分刻薄。通藉後。同鄉親故。爲其汲引者極衆。初長農部。撒換屬官。幾至九成。而鹽務署。竟有四明公所之稱。此次墜入安福旋渦。財政部之巨虧。約五百萬。據聞悉數耗於黨費。其實李個人挪用公款。私營商業。如京西某礦之股本。及某建築公司之地皮。共計約二百餘萬。噫。近數年軍閥派借。故向政府勒索。報銷動輒千萬。明目張胆。行同強盜。李思浩不過一小偷而已。

◎朱深

日本維新之始。司法者不滿人意。衆譏之曰。『羣兒弄刃』。謂不傷人。則傷己也。中國官僚視司法部爲閒曹。幫忙不幫閒。時髦要人多不屑就。該部又爲著名之窮衙門。雞肋乏味。更無生發之可言。司法總長朱深。爲安福部閣員之一。竟於著名之窮衙門中。挪移訟費保證金百數十萬。接濟黨費。如果有獨立之精神。枵腹從公。不誠難能而可貴哉。今朱深之罪狀。爲結交匪類。淆亂是非。對於一切民刑訴訟。凡關係安福略有防礙者。一律以延擱爲能事。茲記其最荒謬者一事於後。京師十刹海旗員克昌。前清宗室紅帶子。有女名綠琳。北洋女子師範畢業生也。素負豔名。知之者。謂爲才色雙絕。嫁某稅口監督之子某甲。甲豪於資而儉於貌。壽頭壽腦。與綠琳時占反目。遂成怨耦。後竟呈請地方廳自願離婚。甲以重金賄某推事。綠琳敗訴。朱深之族弟名日襄者。與克昌爲酒肉朋友。兼磕頭兄弟。知其事。居爲奇貨。言於朱深。

綠琳上訴得直。朱深乃以月老自任。擬以綠琳嫁徐樹錚爲妾。無如小徐之妾小鳳奇妬。不能成爲事實。朱深遂認綠琳爲義女。置綠琳於私宅。奩中珍貴物品。值價甚鉅。悉數爲朱日囊所吞沒。今朱深匿居某使館。綠琳亦不知下落矣。

◎段芝貴

段芝貴字青岩。北洋武備學堂速成班畢業。光緒二十三年。袁世凱練兵小站。隸其部下。袁任北洋大臣。芝貴報捐候選通判。以勸辦振捐勞績。保升道員。嗣順直秦晉各捐輸。報銷冊達部。屢經部駁。芝貴受某某督撫委託。輦金八十萬。與戶部書吏盧星齋接洽。始得通融核銷。因此所獲不資。時慶親王管理戶部。遂乘機溝通載振。回津後。巨商王某爲之畫策。購女伶楊翠喜。獻諸載振。清廷竟破格錄用。以道員升署黑龍江巡撫。台練大譁。彈劾結果。仍

以道員。交北洋差遣委用。自此沉淪宦海。終清之世。迄無所表見。辛亥改革後。總統袁任內。授奉天將軍。又爲張作霖所逐。旋使之督鄂。王湘綺赴國史館長任。道出漢皋。芝貴忽卑。禮厚幣執。贄門下。時袁氏優禮耆儒。芝貴爲湘綺預備供張。尤爲特別。雖湘綺女僕周媽。衣飾奩具。無一不備。尋常門生之伺應師母。無此周到也。洪憲帝制。奔走甚力。列名帝制罪魁。復辟事起。隨祺瑞討逆。得復勳位。任陸軍總長。未幾又去職。鬱鬱經年。雖極力竊附於安福。終處於幫閒地位。皖直戰爭。始爲京師衛戍總司令。往來津保。以調人資格。得附罪魁。說者謂。此次尙不及洪憲時代之成績也。

●梁鴻志

粵人。梁鴻志。本舊交通系之寄生蟲。螻蛄而爲無情鳥。初事某大財神如父。洪憲失敗。冰山遂倒。乃以交通部種種秘密。和盤托出。爲求一鐵路督辦之

交換條件。卒不可得。復冒充梁任公之猶子以自詡。爲人極工詞令。太平湖會議席上。諸議員無敢與舌戰者。去春因事開罪小徐。經丁士源光雲錦爲之調停。小徐忽捐棄前嫌。交成刎頸。小徐借外債將近六億萬。借款合同半出伊之手筆。奉軍抵京之始。梁又出其故智。搜集安福一切黑幕。親自告密。思藉此以求容悅於曹張。竟被拒絕。反復無常。小人故態。如梁鴻志者。又何可勝道哉。

◎丁士源

丁士源。蘇人。李恩浩之門客。有口才。善伺人意。徐樹錚與李恩浩結爲兒女親家。丁爲冰人。李畀以晉北權動局長。辭不就職。旋獵得京漢鐵路督辦。兼籌邊使署高等參贊。升官發財。徐李兩家所謝媒錢。不爲不厚。今夏李思浩生辰。丁專員至滬。購珠鑽翡翠紮成之萬年青一盃爲壽。價值三萬五千餘。

金。李宅事無鉅細。丁無不與聞。不啻李宅一大總管也。豪門走狗。何幸。臭萬年。孺子成名矣。

◎王郅隆

王郅隆。天津賭痞。精五木術。百戰百勝。積資數百萬。遂自營洋行。包辦軍械。某年倪嗣冲與曹汝霖博。倪一日夜負二百餘萬。某巨商爲王介紹。授倪以賭訣。果得翻本。遂委王以參謀。兼軍械局長。往來於蚌埠。析津間。嶄然露頭角。不復幹混混事業。段祺瑞參戰之始。張作霖扣留意械。王爲倪畫策。以大批軍械助段。冒某外商名義。與段訂立合同。後某國軍械大借款。王與小徐實原動力。此次奉直軍討段。要求懲辦罪魁。而段口口聲聲謂對不住王郅隆。足見伊兩人關係之密切矣。

◎姚震姚國楨

姚震、姚國楨、昆仲、貴池人。在安福部不過侍妾鴉鬟地位。似够不上罪魁資格。茲以伊叔姚步瀛。攜巨款。勾結匪類。擾害奉天大局等罪名。牽涉拿辦。今姚步瀛業已鎗決。姚震兄弟。是否此案之造意犯。頗有研究之價值。噫。竊國者。候竊鈎者。誅。古今來往往如是也。姚氏亦何冤之有。

◎段祺瑞軼事

天驥

段祺瑞自勸清廷退位。聲名始著。既而反對項城稱帝。討伐張勳復辟。擁護共和。忠心民國。名譽益隆。洎乎對德宣戰。欲貫徹主義。不惜脅迫元首。解散國會。釀成軍閥專權之局。然此事毀者半。譽者亦半。功罪未可遽定。厥後假名參戰。藉口平亂。依賴東隣。濫借外債。主權國本。悍然不顧。以致人民愁歎。輿論沸騰。及五四運動。猶恃剛愎之性。庇護國賊。摧殘學子。隱然與國民宣戰。倒行逆施。識者早知其亡不遠矣。至於今日。身名敗裂。國人痛心疾首。幾

欲食其肉而寢其皮。推究禍源。皆由信任徐樹錚鑄成大錯。此關心國事者類能知之也。

徐樹錚不過東洋留學生耳。歸國之初。窮困無聊。滿清末葉。夤緣入段氏幕。時段氏在江北提督任。不過以尋常僚屬待之。卽入民國之初。段氏權位日尊。對於徐樹錚初未重用。何以近五六年來。倚任之專。獨冠解僚。一若徐樹錚爲段氏之靈魂。而段氏反爲徐樹錚之傀儡。雖此次失敗。猶不悔爲徐樹錚所累。反曰吾對不起又錚。豈迷信家所謂前生緣孽耶。要知非也。段氏之信從徐樹錚。實因一局圍棋。

段氏好奕。自命國手。又以爲奕術通戰術。能善奕者無不善戰。故欲知其人用兵之才略如何。不必觀之于戰陣之間。可於棋枰中覘之。段氏平日每與人奕。無不獲勝。故自信軍事智識。舉國亦無出其右者。當袁氏帝制自爲時。

段氏閉戶家居。不與聞政治。獨居無聊。偶遇客來。苟知其能奕者。必強之奕。客亦必敗而去。一日徐樹錚往問起居。段氏正苦寂寞。遂又與之對奕。局終段氏輸一子。不服。再奕再敗。段氏乃拱手曰。又錚汝之才略。超出某上。某今而後長此間廢則已。設再出而與聞國政。子乃某之子房也。凡事敢不咨而後行。未幾袁氏死。黃坡繼任。段氏爲總理。卽任徐樹錚以院秘書長。於是國家大政。徐樹錚曰可。段氏亦曰可。徐樹錚曰否。段氏亦曰否。以致釀成今日之禍。此事馮河間語其戚周君。周君舉以告不佞者也。

小說博覽會續集

卷四

以豪闊而一方卽爲厚客之表示。實則交誼之深淺。初不以酒饌之多。少而定。張皇排比。但有耗財甘脆膿肥。腐腸弗悔。試一計。每歲所耗。可得幾何。有用之財。耗於虛牝。則誠可憫歎者也。

以上三者。不過舉其大者言之。其他若時刻之遷移（西人書定時刻不爽。片晷而吾人則恆言約定六時而至。八九時始入席者）待視之厚薄（富室宴客。每奉上賓。如帝天而門客之叨陪。末座者則婢僕視之）咸爲至陋之習慣。願吾有心人。共起而革之。

鈍根鬻書例

鈍根職務甚繁而索書者接踵於門鈍根苦不能應余等勸以辭去他職專力作書鈍根曰其如生計何乃為代定鬻書例如左

名刺每枚一元（須製鋅版縮印木刻者不書）

書面每幅二元（須製鋅版或石印木刻者不書）

扇面或冊頁每幅二元

楹聯四尺者每副一元 五尺六尺二元 八尺四元

屏條四尺者每條一元 五尺六尺二元 八尺四元

匾額每字二元大逾方尺以外者四元二尺以外者六元潤資先惠

約日取件外埠匯兌不通之處可以郵票代價寄紙不便可以代購

通信處上海寶山路升順里二十五號或四馬路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南湖居士東園老人梁溪酒丐天虛我生同啓

聞野鶴 鬻文潤例

墓表碑銘六十元

傳記哀祭四十元

序跋題誌三十元

聯語雜件面議

胡撲庵 葉楚儉 劉三 王鈍根

干右任 費龍了 楊了公 姚鵠雛

潤須先惠一星期取件收件處四馬路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代定

民國九年九月十日出版

小說博覽會四冊

第二集定價三元

特價一元二角

編輯者

中華圖書集成
編輯所

發行者

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印刷者

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第一樓對門
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分售處

本埠各大書局



版權
不許
翻印
所有

最新出版 男女才子軼事大觀

請問諸君 才子的名譽大家景仰麼 才子的文章大家佩服麼 才子的心思 比衆靈巧麼 才子的言語 比衆敏妙麼 才子的作事 不是大異流俗麼 才子的境界 不是別有天地麼 其他才子的性情風流 胸懷瀟灑 豈不人人愛慕麼 現在新出版的男女才子軼事這部書 有正有詭 亦莊亦諧 內中細目共六百餘則 分爲二十大綱列舉如下

- 才子之婚姻
- 才子之諧聯
- 才子之冶游
- 才子之窘辱
- 才子之誑騙
- 才子之悼亡
- 才子之書牘
- 才子之吟詠
- 才子之家庭
- 才子之兀傲
- 才子之愛情
- 才子之惡訟
- 才子之讀書
- 才子之奇聞
- 才子之諧文
- 才子之嘲諷
- 才子之豪放
- 才子之僻性
- 才子之裝飾
- 才子之考試

全書部卅萬言洋裝四冊每部三元特價一元二角外埠郵費一角

上海四馬路中華圖書集成公司發行